尚書精義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精義

(二)

黃倫撰

尚書精義卷七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張氏曰載事也采亦事也載之爲事見於已成而行之采之爲事見於未成而有爲載采采者言其所行之事嘗事某事此可見之行也以此而知人則人之情僞是非無以逃吾洞鑑之中矣無垢曰夫自寬至彊皆天與之性也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也任性而行必至大過以學問輔之則成有用之德矣夫五穀之性可以濟飢而養氣此天與之性也使任其自生自成則稂莠害之螟螣殘之水旱乾溢之則穀實不成與凡草等耳惟耕耘以時除害惟謹水則泄之必不使之沮洳旱則滋之必不使之磽瘠糞其土膏使脈理潤深其耔種使本根長然後實顆實栗實堅實好千倉萬箱以享上帝以祭祖先以燕賓客以給老幼同受終歲之飽焉德亦猶是也一委之天而不以學問輔成之終爲不才之人無可法則之上矣直可惜也此所以寬必養之以栗至於彊必養之以義然後可爲全材也以學問輔之則所謂允迪厥德也　又曰寬如劉寬柔如馮道愿如胡廣亂如朱博擾如王世充直如汲黯簡如李廣剛如邳都彊如董宣皆委之於天而不濟以學問以聖人之論格之皆不得謂之無罪寬而栗若郭子儀者柔而立若陳子昂者愿而恭若段秀實者亂而敬若龔遂者擾而毅若諸葛亮者直

而温。若李泌者簡而廉。若馬援者剛而寒。若顔眞卿者彊而義。若李固者皆以學問輔之。故皆有可觀。使爲天下得此數公者在朝廷。其尚憂不治者乎。

范氏曰。寬而栗。性寬厚而能莊栗。寬者失于太緩。故能莊嚴祇栗。乃爲德。柔而立。性寬和而能有立。柔者失於懦弱。遇事未必能執守。有立乃爲德。愿而恭。愿者謹也。性謹愿者。夫于遲鈍。必能恭恪。乃爲德。亂而敬。亂治也。能治亂事謂之亂。能治事者。或恃才輕物。心不莊敬。治而能敬。乃謂德。擾而毅。擾順也。果決爲毅。性和順者。夫於無斷。故擾而能毅。乃爲德。直而温。正直者。失于剛訐。故直而能温和。乃爲德。簡而廉。簡大者。廉謂有廉隅。如物之有棱曰廉。性簡大者。失於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而能廉。乃爲德。剛而寒。寒實也。剛者能斷。失于空疏。內心充實。不爲虛剛。乃爲德。彊而義。彊者無所屈撓。彊而無義。必有害。彊直之人。動必合義。乃爲德。此九者。謂之九德。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人君用九德。必彰顯有常之人而用之。然後爲善。若寬者常能祇栗。柔者常能自立。久而不變。謂之有常。用有常之人則吉。用無常之人則凶。故曰吉哉。

黎氏曰。一言盡天地之道。中之謂也。九德中之本也。皋陶之言。深于本也。夫寬舒者。戒在緩。故抗之以莊栗。愿者戒在愚。野故文之以恭肅。柔懦擾順。則爲縱慝。爲不斷。故厲之以成立。而繩之以嚴毅。直而不温。慈其失也激訐。亂而不遜。謹其失也矜夸。簡而無廉隅。其失也倨世。剛而不充塞。其失也愎違。彊而不由義。其失也抗暴。九德咸備而無有一失於其間。則是聖人也。夫天下之先務。不過所謂知

人安民也。能知人則能安民矣。然而天下之人。賢與不肖在心。而衣冠言貌皆人也。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歟。亦在行有九德耳。人之有是九德也。猶身之有耳目手足也。一不具不足爲完人。然皆出諸內。而非自外入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無垢曰。夫一家內。得三德之人。以相佐助。其詣內外接上下。必剛柔得所。緩急合宜。至于有難處之事。必能曲折周旋以應之。有倉卒之變。必能隨宜合理以待之。蓋三德之人。情性器度。中和詳諦。其理當如此也。然非吾日宣之。夙夜浚明之。其德用亦何所自而見乎。　又曰。以禮則嚴而不慢。以事則祇而不怠。以心則敬而不忽。亮采者。謂信而委以事也。如此。則六德之人。皆得展盡底蘊。而一國之事舉矣。夫有邦諸侯。民人社稷所繫。朝聘燕享所出。天子有命。鄰國有事。大則風俗之原。小則獄訟之委。其間事變非常。幾微百出。儻非得中和之士。以相佐助。則緩急先後之施。節文秩序之稱。應機而欲中。遇變而每安者。其誰任之哉。惟中和之人。沈潛而不浮。從容而不迫。變愈出而應愈奇。事愈多而巧愈見。一國之事。盡處於談笑之間。諸侯可不嚴而祇敬之與。可不信任而委以事乎。

曾氏曰。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己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不足。蓋爲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寬而栗。至彊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邱陵積土。以爲之高。江海積水。而爲之大。大

人合幷以爲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選爲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以爲患也。至於諸侯。則以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天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矣。卽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其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垢曰。翕受之者。兼收而並蓄之者也。敷施者。各隨其德。以待其變也。如此。則九德之人。各盡其材以効職事。故在官者。皆俊乂之士。而無猥瑣鬬茸之人。爲百僚者。有相師之風。而無崛強好勝之態。爲百工者。因時建事。而無怠隋苟且之心。如此。則剛柔適中。緩急有序。其無事也。則朝廷之上。有肅穆之風。其有事也。則論思之際。有從容之妙。事中其機。會逢其適。春之治不行於秋。兌之治不興於坎。如呂氏月令之說者。則又撫于五辰而庶績其凝矣。

胡氏曰。所謂撫于五辰者。五行之辰也。水、火、金、木、土。在地則爲物。在天則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者。皆足以成其材而爲用矣。是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以春秋出納火。則金之事可知矣。然水與土。金與火之事。多合焉。則以相待而成功。相資以爲用故也。所爲撫者。如撫萬物之撫。有愛心焉。五行之材。愛之則繁庶。虐之則彫殘。非特五行也。凡撫皆然。若鄭國火。則火不撫矣。鑄

非其人則金不撫矣。鯀陻洪水。則水不撫矣。斧斤不以其時。則木不撫矣。然則何以言辰也。自甲至癸謂之日。自子至亥謂之辰。日、陽也。辰、陰也。堯典言敬授。則君道也。故言時。時者。日運而成之也。此篇言九德。則臣事也。故撫言辰。辰者。五行運而成之也。

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於言而責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寧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矣。

呂氏曰。翕受敷施。人見君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合天下之才爲才。收而受之於一己。而又散之於天下。惟九德咸事。然後可謂俊乂在官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垢曰。天下之事。無一事不出於天者。有是事必有是官。官所以代天治事也。一官曠則一事闕。一事闕則天事有不舉者。人君代天君天下。不舉可乎。夫天事之舉。以官得其人。官得其人。以人君之允廸厥德。允廸厥德。以戒懼於隱微。此皐陶所以言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幾者。動之微也。戒懼正當在此。於微稍怠則爲逸。於微稍怠則爲欲。逸欲之微。兆於方寸。潛行於天下。是教天下以逸欲矣。天下逸欲。其可望九德之人乎。如此。則治天下事者無其人。治天下事無其人。則大亂矣。皐陶言此。所以深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允廸厥德。以感移天下也。

溫公曰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焚山森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主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

陳氏曰一日之間幾微之事其積有萬一或不謹一或不懼其失可勝既邪兢兢謹也業業懼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史氏曰因天理以爲之教化則代之者不可異其心順天道以爲之賞罰則行之者不可怠其志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無垢曰欲知天之所在卽民可見也故天之聰明卽民之聰明也天之明畏卽民之明畏也如是民之聞見天之聰明也民之喜怒天之明威也豈可欺哉同寅協恭和衷則知典禮之合於天政事懋哉懋哉則知賞刑之合於天其應如此豈可欺哉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爲聰明合天下之喜怒以爲明威則天之爲天亦可見矣儻有一毫私意橫乎其心者皆非天也　又曰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爲喜怒合天

下之喜怒。以爲刑賞。其聰明明威如此。可不敬哉。賤而庶民。貴爲天子。一以此待之耳。蓋位有上下。理無上下。理之所在。雖匹夫可以動天。理之所黜。雖天子謂之一夫。則以天道無私。合天下之聞見以爲喜怒。合天下之喜怒以爲刑賞。不以貴賤高下其心故也。然則有士之君。獨何所恃乎。所恃者敬而已矣。

張氏曰。高其目。下其耳。天之聰明也。其所以聰明者。因民之聰明而已。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明畏也。其所以明威者。因民之明威而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其聰明因民可知矣。民之所就。天之所予。民之所去。天之所奪。則其明畏自民可知矣。於天言明畏。於民言明威者。蓋天不嫌於無威。於天言畏。則威可知矣。於民言威。則畏不足道也。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理。與天爲一。則其好惡取舍。未嘗與天違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自民聰明以敍有典。秩有禮。則典禮不違民性。自民明威。以命有德。討有罪。則賞罰不悖民心。聖人之因民。乃所以因天者也。然而天之明畏。豈擇貴賤而加之。故曰達于上下。如是則有士之君。可不欽哉。故曰敬哉有士。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無垢曰。孔子云。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不厭不倦。卽贊襄之意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言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不已者天也。文王也。孔子之不厭不倦。皋陶之贊襄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曰贊贊襄哉。則允廸厥德。不

已而德日新矣又不已則日日新矣又不已則又日新矣
東坡曰贊進也襄上也皐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思日夜進進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
益稷
無垢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儻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得列名於禹皐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愎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兩人與同其勞苦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皐陶之後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無垢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歎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皐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得者在克艱之言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又曰禹之功即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皐陶之謨即舜之謨舜不於皐陶之外別自陳謨至于禹之心即皐陶之心所以不見謨在皐陶而若在己也皐陶之心即禹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己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敕戒胥賡歌其功遠其言粹故錄而爲謨大禹謨皐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

然稷爲后稷。益作虞。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其功鉅者也。德焉而謨。功焉而否。不亦昭昭然乎。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爲之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

呂氏曰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蔽塞全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所謂穀粟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參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割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使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自然均足於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而非禹之奢辭也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不伐不自滿假之人也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懼之心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諶斯民難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之道如何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之道也止謂心所安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心則安矣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乎然而禍有起於微眇變有生於倉卒古人所以詠履霜之不早戒言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證參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禮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爲是未必天下皆以爲是自以爲正未必天下皆以爲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救之臣直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無忽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聞見盡白於上則無不快于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矣

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無輕於得人故也　又曰夫爲人君者止於仁爲人臣者止於忠爲人父者止於慈爲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爲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爲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

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我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己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爲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不應。後志不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後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不應後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申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重命之以休福也。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然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倒置。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以至善以爲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至於能安。至于安矣。則舉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其慮患也甚微。其應物也。出於無心。慮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汨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之甚者不能汨。則凡弼輔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爾。繼之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與衆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勁急。此乃舜深見此理。當臣鄰交修。不可少怠也。夫有衆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

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須於衆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於內然後衆臣得以安其職此衆臣須於近臣之意也　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乃依鄭注李訓一則有殺賢者之失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舜爲君有禹爲臣乃至如此之盛乎

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先王之馭其臣也其忘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於離內不至於褻此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舜之所以告禹也臣哉鄰哉者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臣哉者乃所以爲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都俞賡歌無或異志者進此道也

尚書精義卷八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戴氏曰甚哉舜禹君臣相爲戒敕而成無爲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爲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四方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觀我以象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　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絺以爲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刑政燦然具備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遬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爲斷也黻則所以爲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

章公自衮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蜼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蜼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殺之制於周爲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彝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繡鉄也謂鉄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皐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

臨川問曰宗彝所以象孝奚象孝奚取於虎蜼文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無垢曰余讀至此乃知舜之所以求於羣臣也深矣夫左右有民宣力四方觀古人之象以作服以聲音察治忽出納五言此舜之欲也然人不自保欲在於此而輒自違之或怠意倦勤或私意害公或讒說妨正於此四事一皆背違則又望於臣下之正救也然人主勢位崇高生殺可畏其有顧望怯懦者雖曉然知人主背違本欲納諫畏其刑威乃面從其短退知言其不然也徒爲後言以自解而已可謂不忠之大者舜察臣下之情乃至於此可謂明聖矣　又曰夫臣鄰之間翼爲明聽不失其職至於君自背違則致正救之義此乃賢人君子也若夫翼爲明聽一皆失職及見背違又不正救此乃庶頑讒

說也。古人以心不則德義者謂之頑。而傷良者謂之讒。頑讒之人。心背正道。必以舜之欲爲未然。口生浮言。必以舜之欲有所沮。豈有翼爲明聽正救之心乎。舜之待之亦有道矣。其道如何。侯以明之。使之知恥。而又不改。則撻以記之。使之知悔。而又不改。則書用識哉。使之知懼。其所以困厄之如此者。豈有他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荊公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所謂以樂教也。格則承之庸之者。既教而成矣。則有德者承之。而承之者。使之在位也。有能者庸之。而庸之者。使之在職也。否則威之者。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刑。先生所以成就天下之材至於如此。可謂至矣。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敢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垢曰。禹聞舜威之之言。有似有苗不率。遽令徂征之意。所以有俞哉之言也。夫庶頑讒說。所以不格者。必吾有所未至也。豈可遽威之哉。聖王所以大有過人者。以知責己之道也。如有苗逆命。帝知德有所不至。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矣。蓋省己修德。積而至於七旬。吾之德日新。則彼之惡日去。感應之理也。

蕭氏曰。賢否明則人安於分。而無有競心。是以讓也。名器不濫。而不敢慢。是以敬應。苟不於是敷溥。而

大同之則是私於親近而賢者遠故日進於無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無垢曰舜聖人也豈有傲乎曰遽征有苗益則曰滿遽威庶頑豈可不謂之傲乎此心不已必變爲虐慢遊是好晝夜不息至罔水行舟以繼其逸欲朋淫于家以紊其天常皆傲不已之積也傲不已則殄厥世者乃傲之影響也今庶頑之不格豈有以召之者然乎予懲創傲虐之絕世所以娶于塗山不敢久安越四日而往治水啓呱呱而弗子過門而不入其心所念惟荒度土功耳

顧氏曰堯之爲父而子之惡乃至于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何也將堯之道不行於妻子邪聖人之於父子先之以恩而後之以義惟先恩而後義則雖其不善而不至於忘父子之情夫丹朱既已不善矣彼堯將督責而懲創之則足以失父之慈而未足以致子於道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也故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又曰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堯亦以其身之不幸也是故在於不幸之中又有甚之此固聖人明父子之際者雖然蓋亦文而過之也舜之爲聖人也至矣而禹戒之丹朱者何也此所以見君臣之無間也舜聖矣猶戒以丹朱下而遠者其可以默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胡氏曰自畿甸薄海隅其爲地幾何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矣由王公迨黎庶其爲衆幾何則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矣。先王以地之不能自守也。必分地而與之守。以民之不能自治也。必分民而與之治。此分內外以爲畿。異遠近以爲服。不得已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則大邦小邦。同姓異姓。皆不出五服之內。而弼成之。則至于五千也。蓋方禹治水之初。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春作秋成。有弗穫者焉。則天下蓋嘗否而無泰。睽而難通。惟地平天成。人得平土而居。山治則鳥獸之害消。川治則龍蛇之居遠。則向之所謂否者。今則易而爲泰。向之所謂睽者。今則變而爲通。朝覲會同。於是以均道里。貢賦於是乎一。以之頒正朔。以之考制度。無不由此。非禹弼成之。尙何能哉。蓋拂我而相之之謂弼。則禹之功。有治險爲平。轉害爲利者矣。然後一州擇十二諸侯爲之師。而有以取正。五國建一諸侯爲之長。而有以爲率。使內外相聯。小大相屬。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國體完備。政無不舉。則各廸有功。乃其效也。　又曰。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四海之廣。衆建諸侯。以爲夾輔。然所謂諸侯者。有人民焉。有社稷焉。甲兵足以自衛。財賦足以自奉。不設爲之長。則人各有心。國自爲政。於是州各有師。以司一州之諸侯。又爲州牧。任一州之責。其諸侯爲甚衆。又設爲之長。使相州牧而主諸侯。使大以比小。小以事大。則上下相維。尊卑相統。莫之違矣。所謂州者。蓋要服之內也。

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敍皐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張氏曰。由而行之之謂廸。廸朕德者。言天下之人。皆由舜德而行之也。舜以謂天下之人。皆廸朕德。是汝功惟敍故也。乃功惟敍者。九功之得其敍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則六府之得其敍也。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則三事之得其敍也。六府得其敍。則民有常產。三事得其敍。則民有常心。既有常產。又有常心。則其廸德也宜矣。又曰。率九功之敍而廸者。在所賞。違九功之敍而不廸者。在所刑。皐陶之方施象刑。惟明。乃所以祇九功之敍也。當是之時。惟苗頑不即九功之敍。自非方祇厥敍之人。其能明刑以治之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無垢曰。嗚呼。舜廷之臣。幾於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形。大舜於庶頑讒說。責之太嚴。不知自反。而禹乃以修德諄諄。反覆辨論。幾數百言。舜終不悟。若不然禹之說者。夔乃以典樂之事諫焉。意言庶頑讒說。皆舜有以感召之也。豈可不自反而修德哉。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堂上之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與夫歌詠。有以召之也。鳥獸蹌蹌。則堂上之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間作。有以召之也。鳳凰來儀。則簫韶有以召之也。鳥獸率舞。庶尹允諧。則擊石拊石。有以召之也。夫樂一入中和。隨類感召如此。則庶頑讒說之不格。豈可不自反而修德乎。夔之所言。所以成就禹之所陳。而開悟舜之心也。禹、夔二公。其心無他。一於是而已矣。夔以樂爲言。則又顯然可見者。如祖考之難格。丹朱之難化。鳥獸之難格。鳳凰之難感。樂一動尚使之來格。使之在位。使之率舞。使之來儀。若執契券以取責於人。無不如其意者。苟吾德之已至。豈有如庶頑讒說者。而不格者。舜可以無疑乎。

胡氏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則樂之象成。其來久矣。自咸池。雲門。大章之樂作。而舜因之。則韶之爲樂。盡善盡美。而無以加之矣。然樂之數。不過乎九成。而樂之分。不出乎上下而已。蓋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是也。堂下之樂。所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所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是也。傳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故樂以登歌爲貴。則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故樂以磬聲爲依。則凡以間者。舉堂下之樂也。所謂間者。乃堂上堂下之樂迭作而已。則羣后德讓。鳥獸蹌蹌。不亦宜乎。　又曰。戛擊是作止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　又曰。九成必以簫者。凡樂大矣。而未備。則奏其器之大者。及其既備。則器之小者。無不舉矣。靈臺之詩曰。賁鼓維鏞。有瞽之詩曰。簫管備舉。與此同意。簫之爲樂備矣。小者無不舉。又以其形象鳳之翼。其聲象鳳之鳴。古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之形聲。取象鳳凰相配而來也。又曰。有鳳有凰。樂帝之心。簫者聲之至細。鳳者物之難致。以至細之聲。來至難之物。非在樂之聲音形容樂帝之心而已。鳳凰之爲物。鳴中律呂。色備五采。治則見。亂則隱。賈誼曰。覽德輝而下之。此於舜之時。以類應也。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固有間矣。其或鳳凰而爲蹌蹌。則非其應也。楊雄曰。鳳凰蹌蹌。匪堯之庭。其知言乎。簫韶必以九成者。韶出於可欲。文樂也。武出於不得已。武樂也。文爲陽。武爲陰。陽之變止于九。陰之變止于六。凡樂每一變爲一成。故

韶以九成．武以六成．　又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前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蓋孔子自謂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夫聖人之出處．天運之所在．天下之所以治亂者也．　又曰．周公謂召公曰．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言在上者勉而不怠．則足以倡其臣．在下者德降于民．則足以成其君．舜所以無爲于上．而禹、皐所以樂盡其心者．一唱一應．皆得其道也．鳳凰以其匹而來也．實在此時．周公以禹、稷、自任．以舜望成王．蓋亦有深意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無垢曰．夫人事皆天命也．修人事是謹天命．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以威待庶頑．此人事之不至也．人事不至．則是忽天命．修德以格庶頑．此人事之盡者也．人事之盡．則是勑天命．勑者正也．夫人事之修不修．當于時幾而察之．庶頑不格．此當謹天命之時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時矣．庶頑不格．此當謹天命之幾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幾矣．失時則有後悔．失幾則有大禍．幾微之間．豈可忽哉．

又曰．天下之理．一處明則萬理皆明．一處暗則萬理皆暗．舜因禹、夔之說．乃悟萬事皆自己出．故百工熙哉．遂斷以元首起．而不復疑也．又悟元首之起．乃自股肱之臣喜於開導也．其渴望於禹、夔．豈有既也哉．

周氏諶曰．古者君臣相遇．未有如舜、禹、益、稷、皐陶之際．方其朝廷論議．開心腹．露情素．而上下無毫髮之間．揚君之美．稱己之善．而應和唯諾．直言忠告．無所諱忌．不啻若父子兄弟之親．雍睦諧和．而各進

其謀謨。此非特聖賢之遇合。蓋至誠有以結之也。是以相與慮世也深。而憂民也遠。悉意丁寧。無所不盡焉。

蒲氏宗孟曰。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苟畀其天下之奉而已。人君之所以勑正天命者。非苟利其天下之養而已。天命人君。其要貴於不負其所畀。人君勑正天命。其要貴於不悖其所爲。故能措天下於安寧無事。如是者。豈有深遠難曉之迹。變化不可知之理。一言而可盡者。惟在順時。惟在謹微耳。舉天下之事。有大于天時乎。不逆其時。風雨順。燠寒節。日月光。庶徵明驗。天地之和格矣。天下之事。有深於幾微乎。不忽其微。釁隙閉。芽蘖消。桃蟲之害除。堅冰之禍不至矣。時在天。幾在人。謹其在天者。畏其在人者。是以人君之政。有一相戾於其間。陰陽乖謬。寒暑四時。將不得其正。生民將受其弊。爲之上者。安得不謹乎。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臨川曰。皐陶承歌以戒帝。有謂屢省乃成。欽哉。蓋善始非難。而善終爲難。能屢自顧其成功。則治不至于亂。安不至于危。孟子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是遊豫人之所不免也。君子非不豫也。豫至於逸不可也。君子非不遊也。遊至於盤則不可也。此太康所以逸豫盤遊。而至于失邦矣。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無垢曰。皐陶喜舜之開悟。不自知其言之出也。所以將順成就。舜勑天命之美意。而又堅固之使不變。

遠大之使不息也。至於賡續舜股肱之歌而歌之。至於載而不已者。此又皐陶責舜之自反而修己也。其歌之意。以謂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實由乎元首明哉而已。是良與康。乃人君明德之效驗也。又以謂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實由乎元首叢脞而已。是惰與墮。乃人君叢脞效驗也。然則庶頑不格。是誰之過歟。而區區欲以射侯撻罰。書識威刑以懼之。亦幾於苛碎矣。不若退而修德。知夫惰與墮。皆吾叢脞所致。康與良。皆吾明德所致。則修德其敢已乎。大禹之意。夔之意。皐陶之意。無非使舜之自反。舜祇敬三人之意。而拜曰。然。自茲以往。其敢不欽乎。

范氏曰。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温公曰。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

尚書精義卷九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無垢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水盡土見即任其土地所出而作貢法不廢其所有不責以所無不強以難得此之謂任土作貢此聖人立言精到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

張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以前天下經界亦皆分而爲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圮壞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是爲兗州北據海西距岱是爲青州之類是皆高山大川分別爲九州之界也

高氏曰傳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由是而行也故隨山而後濬川又曰土地所宜風氣所有物由是而產也故任土而後作貢

胡氏曰任其土地之有無多寡以制其貢故曰任土作貢蓋物之無不責之使有物之寡不責之使多任其土之所有以貢焉耳九州有貢有賦下以職供謂之貢上以取下謂之賦夏之賦亦謂之貢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是也禹任土作貢故謂之禹貢

張氏曰。九州之別。其來久矣。大浸之後。疆理錯亂。封圻湮沒。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然後因其故而別之。此九州之所以分也。隨山所以刊除其障蔽。濬川所以疏通其壅塞。九州之水。其原出於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隨山而濬川。水有所決。而泛溢之患可除矣。夫然後可以任土作貢。任土者。任其土之所出而作爲貢法。則下供上也易矣。是故因於土地之宜。

陳氏曰。孟子言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其言蓋有所考。而學者不知也。經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記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然則鯀之治水。不能行其所無事也。蓋水曰潤下。知潤下之爲水。則禹之爲治水也。隨水原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爲川。寖寖乎水有所歸矣。鯀也者。障之而使東陻之而使不濫。今年一隄成。明年一防決。歷九年而無功者。汨陳其潤下之性故也。

東萊曰。九州之界。以前固然。但洪水氾濫湮沒了。故欲治水。先別其疆界。九州之界既定。則可下手。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便導水。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者而言之。任土作貢。任土物之宜。以作貢賦之法。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無垢曰。敷。分也。分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別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嶽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

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不別九州之地。則大界不分。不隨山則地勢高下無從而知。不刊木則道路無從而辨也。不奠高山。則無以定位。不奠大川。則無以行水。規模如此。其間曲折。則又推此意而造化之耳。

張氏曰。橫流之初。土爲水之所沒。則土未平。夷禹於是敷而治之。故先之敷土。序言隨山濬川者。言其終也。經言隨山刊木者。言其始也。蓋隨山刊木。然後川可得而濬。序總一篇之意。故以隨山濬川言之。經言治水之序。故以隨山刊木言之。此作書者之法也。奠高山大川者。奠之爲言定也。高山既定。則九州之山正矣。大川既定。則九州之川別矣。奠高山大川。則九州之封域疆界理矣。

胡氏曰。所奠高山者。冀州之山。壺口、梁岐、太岳、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碣石、大伾、青州之岱宗。徐州之蒙羽、嶧陽、揚州之敷淺原、荆州之荆山、衡山、内方、大别、豫州之熊耳、内方、桐柏、陪尾、梁州之岷山、嶓冢、蔡蒙、雍州之岍荆、岐山、積石、龍門、西傾、朱圉、太華、終南、惇物、鳥鼠、三危是也。所謂大川者。冀州之衡漳、恆衛、洚水、大陸、兗州之雷夏、灉沮、九河、濟、漯、青州之濰、淄、汶水、徐州之淮、沂、大野、揚州之彭蠡、三江、震澤、荆州之江、漢、三澨、九江、沱、潛、雲夢、豫州之伊、洛、瀍、澗、滎波、荷澤、孟豬、梁州之沱、潛、沔、雍州之弱水、合黎、流沙、涇、渭、漆、沮、澧水是也。夫先言高山大川。而後列九州山水川澤者。先凡而後目也。已列名山大川。而更言九山九川九澤者。總括而結文也。

陳氏曰。敷治也。高山、九州之巨鎮也。大川、九州之巨浸也。奠、定也。禹欲定九州之山川。升高而望之。懼

草木蘙翳故隨所至之山斬木以除蘙翳爾于斯時也水土之功未施故定者高山大川而已

冀州既載

無垢曰冀堯所都也禹治水自冀州始曷爲自冀州始冀州河所注也爲害特甚治在所先也自冀而兗自兗而青自青而徐河水流行同歸於海然後自徐而揚自揚而荆自荆而豫自豫而梁以治江淮之水自梁而雍以治河上流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泛揚而入海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泛青徐而入海其治水次序尚可考也向非禹識大體先別九州之界然後隨山刊木以開水路奠高山大川以辨四方其何能知水之所出入而治之如此其密哉禹之治水猶兵法之用兵也先登高山以望敵之大勢某處陣堅某處陣薄某處走路也某處險地也然後避其堅而衝其薄奪其險地而扼其走路其間變化出入倒行逆施則又在將之智術如何耳禹之別九州以至奠高山大川然後治水豈非出于此歟

范氏曰冀州堯所都禹治水自帝都始故先言冀州堯都平陽冀州之域今河東晉陽是也

張氏曰禹之治水始于冀州終于雍州冀州爲最下而又帝之所都先其下然後水有所歸矣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是故水勢趨下而萬折必東者自然之勢也九州之治莫先于冀由冀而東南次兗由兗而東南次青由青而東南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西次梁由梁而北次雍由先後之序必始于東南終于西北豈不以東南者

地之最下者。或先或後。一終一始。曷嘗任私智于其間哉。蓋亦順道其勢而已矣。

壺口治梁及岐。

無垢曰。既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矣。以言壺口之水。既入于河。則梁岐積水。皆自壺口而通流于南河矣。梁、岐、雍州界。而言于冀州者。以言梁、岐、水脈與壺口相連也。

東萊曰。既治壺口治梁及岐。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水之所以爲患。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爲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爲無事也。推之爲學。豈因循不作爲無事。爲其所當爲。作爲無事。今人治水最難。聖人惟先爲其難。非聖人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爲。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無垢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者。以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衡、漳在懷北。覃懷底績。是先治上流也。順流而下。至於衡漳。使漳水入渤海。渤海入東河也。或治東而西流。或治上而下流。或治下而上流。皆禹一時造化。知利病所在而治之。不可以一途求也。第以地理考之。昭然黑白分矣。治天下猶治水也。豈有常形哉。惟知利病所在。滯者與之。弊者補之。或寬或猛。不可豫定。行其所無事而已。吾何容心哉。

張氏曰。太原之地。水攻蕩而壞矣。必將有以修之。故謂之修太原。覃、懷、近河之地也。衡、漳者。漳水之橫

流也。其治之非一朝一夕之力。故曰底績。所以見其積功之成也。

王氏曰。治水或言地名。或言山名。或言水名者。言地名。則以地有水瀰漫也。言山名。則以山有水壅塞也。言水名。則以水汎濫而不見故道也。治山之水者。自上而達之于下。治地之水者。自小而達之于大。故初則至于川。次則入于河。中則歸于海。歸於海。則無壅塞瀰漫。不見故道之患矣。治水或言載。或言治。或言底績。其實一也。欲文其辭。故異其字耳。冀州治水至此。則無水患矣。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武仲曰。冀州者。四方之衝會。天下之奥宅。千里之封域。豈其土地所生者。無足以貢于王乎。何其言不及也。謂內外之勢異耳。冀州者。天子所都之地也。餘八州者。諸侯所分之國也。諸侯之君。各以歲時。奉其國之所有。以獻于王。然後謂之貢。貢者。四海之所有。而畿之內無也。故竟之漆絲、青之鹽絺、徐之五色土、揚之瑤琨篠簜、荊之羽毛、齒革、豫之漆枲絺紵、梁之銀鏤砮磬、雍之球琳琅玕、萃四海之珍。而致之天子。謂之貢焉。至于冀州之域。千里之外。全屬于王。一木材。則林衡掌之矣。一蒲葦。則澤虞掌之矣。一金錫。則牧人掌之矣。一禽魚。則罟人、獸人掌之矣。是皆其所自有之物。何貢之云哉。故夫冀州不稱貢者。其勢異於餘州也。

王氏曰。田與賦皆分作九等。故有上中下。而上中下之間。又各分之。故有上上、上中、上下。又有中上、中中、中下。又有下上、下中、下下。是爲九等。故上上爲第一。上中爲第二。以次至下下爲九等。　又曰。賦乃

田與土所出故八州言賦皆在田之下惟此在田之上者傳之誤也且九州或田與土品第高而賦則卑或田與土品第卑而賦則高何也蓋田土論性賦論多寡故田與土品第高者其性美也賦則品第卑者其數少也田土品第卑者其性不美也賦則品第高者其數多也故賦與田土品第不同東萊曰水患平見其土色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堯之都事事皆出於此所以特重於他州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一般

恆、衡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無垢曰從者復故道也作者耕作也謂恆、衡二水既復故道則大陸可耕作也非獨大陸可耕作極冀州之東至于島夷之地水患既去皆得安其故居而衣皮服也島夷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此本性也以水爲患失其本性今蠻夷亦得其所矣況民乎碣石海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又其南也禹行河遠至冀州之極處然後逆流入河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山反在夾掖之右比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　又曰禹治冀州水害凡四處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得入于南河治太原之水則岳陽之水亦得入于南河治覃、懷之水則衡、漳之水得入于東河治恆、衡之水則大陸因以耕作島夷因以皮服其識利病所在一處既通則數處皆受其利非其識見窮盡水之理其能如此乎

上官氏曰卽中國言之則冀者北方之極揚者南方之極也青、徐東方之極也雍、梁、西方之極也禹之治水冀州之功畢則治及于北夷故曰島夷皮服揚州之功畢則治及于南夷故曰島夷卉服青、徐之

功畢則治及于東夷故青曰嵎夷既略萊夷作牧徐曰淮夷蠙珠暨魚雍梁之功畢則治及于西夷故梁曰和夷底績西傾因桓是來雍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蓋聖以道涖天下而無內外之間故雖蠻夷亦不棄此禹之功所以在于四海而與夫以鄰國爲壑者異矣

東萊曰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帝都通漕運之道凡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于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

無垢曰禹既定冀州則自冀而東以治兗州之水也分別九州之疆界故定兗州分野曰濟、河以爲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者乃兗州也既定其大界則一州之山川不出乎濟、河之間至於其間土色田賦貢篚草木則又別白而言之使人主欲知兗州風俗土地可按圖而知也有司將有所須必察其州之所出者而取之不責以所無不廢其所有不求其所難得此又禹別九州之意也其深美哉

張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兗州之界也九河之源出於積石之西其始則一流而至於兗州遂析而爲九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無垢曰九河、雷夏、灘、沮皆在兗州禹先治河使九河復歸故道雷夏復爲故澤而灘、沮二水復會同于雷夏則兗州之水患除矣　又曰此州治水略不及山則知兗州多平地而河患爲甚也

張氏曰。昔之水也。懷山襄陵。莫知其爲川也。亦莫知其爲澤也。天下無適而非水也。今也水患既平。然後辨其爲澤而水復有所瀦。故曰雷夏既澤。灉、沮二水也。會同。則合流而爲一矣。

高氏曰。九河既道者。水有所行而不壅。由其道也。雷夏既澤者。水有所止而不溢。鍾於澤也。灉、沮會同者。水有所合而爲一。始會而終同也。此曰九河既道。及其終。則必至于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曰雷夏既澤。及其終。則必至于九澤既陂。此曰灉、沮會同。及其終。則必至於四海會同。理蓋然也。

胡氏曰。九河之未道也。其過在鯀。及其既道。則其功在禹。禹導河、導洛、導淮、導渭、導岍、導嶓冢之類。皆謂之導。則昔之陻者。今皆引而通之。使適乎道。爲之度數。而不敢私意以行焉。此所謂行其所無事也。

潁濱曰。古者五材之用於天下。莫不有患。幸而得聖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無傷。今之天下。知夫江、淮之所以疏。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割。人之所以不茹毛飲血者也。安知夫聖人修其教。以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洩。狎而不畏之者。好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逆行。泛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治河尤難。以爲河之所從來者高。不分其勢以殺其怒。而欲專以一河受其勢。可乎。使後世而能守禹之所爲。則何患於水之爲災。唯聖人爲之甚勞。而後世敗之甚易。故至于今。河水歲溢。而莫之或救。蓋欲決而注之於匈奴者。近乎危。築隄而守之者。近乎固。多穿大渠而分其流。則勞民而成功遲。求之禹貢之遺跡而治之。則今之一河。又非若堯之天下皆水也。然後知夫九州之高下。與禹用功之先後。則禹之行。始於北方之冀。自揚而還。入於天下之中。循

豫而訖於雍。凡十餘載而後功乃成。使禹治水。不先治之於崇高之地。而汲汲於卑濕之處。則水之居於高者。心反傾而赴於下。是卑濕之地。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過江、淮、河、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不流而入於四瀆之中。至於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入于河。其勢便也。若蓄之而不決。如大野等之九澤者。則又其勢也。

東萊曰。兗最水之下流。水患最深。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蕩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殺其怒。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者。數百里之地。凡天下可以居者。皆禹之治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以此推之。人之爭毫末之利。而失其大。能算卻是不能算處。後世河水。往往代爲人患。是非河害人。乃人害河。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爲平土之居。水無所泄。豈得無患。大抵水爲五行之首。其在天地間。譬如人之血氣。流轉不已。固不可使之涸竭。亦不可使之壅蔽。但令有所容。乃可。凡瀦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無垢曰。九河既復故道。雷夏既復爲澤。灉、沮二水。又復會同於雷夏。則水患盡除。而宜桑之土。可以蠶矣。向也洪水滔天。瀰漫不辨東西。何桑土之可論乎。桑土既蠶。是此州之民。皆降高丘而宅平土矣。向也澤水。故各就高丘。今水患既除。故皆降丘而宅土矣。降丘宅土。九州皆然。何獨於兗州言之。鄭康成之意。以此州寡山而居濟、河兩大流之間。適遭洪水。其民尤困。故避水者。皆在高丘。水害既除。於是下

丘居土。以其免於厄。故喜而記之。以此觀禹之功亦大矣。拯人人於墊溺之中。而付之以安平之地。生養之原。然而有功如此。回視略無毫芒存於胸次。至無矜伐之可見。此所以爲聖賢也。學不學聖賢。何以爲人乎。

張氏曰。桑土則土之宜桑者也。既蠶。則人得從事於蠶矣。先王之時。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桑者民事之本也。水患既除。民得以力本。故曰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者。橫流之初。上者爲營窟。下者爲橧巢。則民之避水患者。莫不陟彼高丘矣。今則降高丘而宅平土。則水患之平可知矣。

蕭氏曰。洪水之時。九州之土。皆失其所居。然而兗視餘州。尤爲甚。故特言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無垢曰。向也洪水爲患。土地草木。皆失其性。今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故土地草木。皆復其本也。禹之功。非特拯人於墊溺。以遂其生也。雖土地草木。皆依之以遂其性。其功爲何如哉。又曰。下濕田所宜也。今揚州之田。自漢以來。累計百萬。以供關中。豈土地之不美哉。特人工修與不修耳。此又不可不正。

高氏曰。聖人推愛物之心。一草木之微。未嘗忽也。故於徐州曰。草木漸包。揚州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此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蓋以此也。草木漸包。則其本固矣。本根固則質幹修。質幹修則枝葉盛。惟繇言其茂也。未至於惟夭之美好。惟條言其長也。未至於惟喬之高大。三州之草木如此。則餘州可見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無垢曰。言厥賦貞。於厥田惟中下之下。是史官刪潤以成其文也。使云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此成何等文乎。儻爲第九。則當云厥賦惟下下。有何不可。而故變文爲貞乎。又州自爲第九。何與賦事。兗州所載。無第九之文。今遽近舍厥田之正。而遠求州爲第九州之說。豈不迂乎。余嘗疑之。未敢斷也。而東坡云。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因。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等。然後余心斷然不疑。禹治水乃是舜歷試時。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治水成功也。舜受禪乃巡狩。分九州爲十二州。使水未平。豈能爲此乎。是禹貢之作。乃堯禪位。舜歷試時也。

高氏曰。說者謂禹之治水。辛壬癸甲四載而已。而孟子言。禹八年於外。此言作十有三載乃同。何也。蓋九河之道。皆分於兗州。則土田貢賦。非若他州之比。水土平而後別。所以敷治之功爲多。從役之人爲衆。歷歲時爲之。作十有三載。而與九州同功。固其所也。

蕭氏曰。洪水之患。雖虞舜難以遽平。蓋自禹治之。又八年乃平。獨兗州之貢賦。凡十有三載。乃同於餘州也。

東萊曰。兗州水患尤甚。自禹八年於外。及諸州皆平。約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也。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其制賦各隨其力。後漸增。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不如此。禹正欲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賦之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爲裕民之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無垢曰。漆可以爲器用之飾。絲與織文。可以爲衣服之用。因兗州所產。而人工所長。故因以爲貢篚之數也。然而使人不樂輸于上。而禹科定其名。使之必貢必篚。是禹爲聚斂之臣也。竊意水患既除。人樂其生。無可以報上之德者。斯民勤勤之意。以爲吾州所產者。有漆絲。人工所長者。有織文。故或貢或篚。以致臣子之意。若人子之獻其親也。故因禹以定其數。使後世不得加損。責以所無。而求所難得者。若曰。地所產者漆絲。汝其必貢。人工所長者織文。汝亦必篚。此禹所必不肯爲也。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以言順濟、漯而下。沿流而入于帝都也。入奏之間。其間水勢曲折。貢篚田賦。細大皆一一開陳。以爲永久之計。使帝可其奏。則無復變改。儻或上未合帝心。下未合人意。則將付之衆論。以評其可否。此雖不經見。大抵聖賢所爲。例當如是耳。

王氏曰。時已有織文之貢。則此織文也。必非水去之後。創爲此制。則其來遠矣。以堯、禹在上。而不能革。後世將誰革之乎。衣不必溫。而又爲目觀之美。則奢侈自堯舜前矣。

張氏曰。順流曰浮。自此通彼曰達。濟、漯之水。皆通於河。故曰浮于濟、漯。達于河。達于河。則由河以會于帝都也。

尚書精義卷十

海岱惟青州。案此節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無垢曰。嵎夷地名。乃青州極東處。洪水滔天。嵎夷亦被其害。水患既去。嵎夷之封略可定矣。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北至千乘縣博昌縣入海。此故道也。前日水患。皆不由其道。今禹治水。使得復還其故道。然而禹治水。第云既載、既修、底績、既從、既作、既道、既澤、既略、其道、其乂、其藝、既瀹、底平、既入、底定、既敷而不言治水之由何也。曰昌言之際。固以盡之矣。其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也。蓋道畎澮之水。以入於川。道九川之水。以至於海。其治之之法。盡於此矣。張氏曰。嵎夷者。青州之夷也。既略。則已爲封略矣。蓋地之接於嵎夷。不爲之封略。而使有守。則蠻夷有猾夏之變矣。經之所稱。或曰島夷。或曰嵎夷。或曰萊夷。或曰和夷。蓋亦因其地而名之者也。必以夷而言之。所以見禹之功施及者遠。非特中國而已。濰、淄、其道者。言濰、淄二水。得由其道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無垢曰。向也洪水滔天。土失其性。今則水患既去。土性復矣。厥土白墳。本性復矣。青州之土雖白墳。然青州瀕海。至海濱之土。則有異矣。說文曰。鹵。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廣斥云者。以言青州海濱。

其地甚廣。然皆鹹地。此亦水患既除。海濱之土。復其性矣。斥鹵之地。不植五穀。而田第三。賦第四。以是知地性之不相害也。夫海水皆鹹也。而瀕海多甘泉。則青州雖瀕海。而去海尚遠。不害其爲田第三賦第四也。青州瀕海故多鹽。宜葛故貢絺海物奇形異狀。可食者廣。非一色而已。故雜然並貢。錯雜也。青州距岱山之谷宜桑。故貢絲。宜麻故貢枲。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以水則產怪石。故皆貢焉。然而土地所出。將以充服食器用。鹽絺海物。絲枲鉛松。皆服食器用也。怪石安用以爲貢物哉。得不啓後世人主玩好之心乎。且余嘗言之矣。貢非人主本意。乃臣子區區報上之誠也。怪石雖無用。然其文理精緻。顏色溫潤。見者悅焉。以人之悅也。故勤其貢奉。庶幾人主之悅懌焉。此猶人子致甘旨之奉也。

張氏曰。厥土白墳者。其色白。而其性墳也。海濱廣斥者。海濱之地。廣而且斥。厥田惟上下。則在第三。厥賦中上。則在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者。海物之地。惟鹽爲多。故其貢以鹽爲先。而絺次之。海物又次之。海之所產。非一物也。故曰惟錯。錯則雜而貢之者也。九州所貢之物。不必以精粗爲次。而其錢以多寡爲之先後也。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者。岱畎則岱山之畎也。岱畎則出桑麻爲美。故其貢則以絲枲爲先。至於鉛也、松也、怪石也。皆出於此。故得以幷而貢之者也。

王氏曰。水去故見土色白而墳起。海畔廣有斥鹵之水。可煎以爲鹽。斥爲鹽鹵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無垢曰。萊夷水退。非特可以牧牛羊。且可植檿桑矣。萊夷出山桑。故所貢者檿絲也。萊夷亦有報上之

心。故以檿絲致貢篚。以効區區臣子之意。至於絃琴瑟。織衣服。則爲上所用耳。如此立說。以爲不偏。

張氏曰。萊夷。亦青州之夷也。作者。言水退而草木作生也。非特草木之作生也。又可以牧馬。故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者。詩曰。其檿其柘。檿者桑柘之屬也。檿絲其絲可以中琴瑟之絃。故以篚而進之。兗州之漆絲。岱畎之絲。泉皆不言篚。獨於檿絲曰篚者。得非以中其琴瑟。在所貴者乎。雖然。言檿絲必於萊夷之後。蓋以檿絲出於萊夷故也。

東萊曰。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草木漸包結實也。

浮于汶。達于濟。

無垢曰。此亦除青州水患。而入奏冀都也。然而曰。浮于汶。達于濟。而不曰。入于河者。何也。此蓋史官刪潤。雜然互見。使以意逆志也。治兗州水既畢。則曰浮于濟、漯。達于河。蓋順流曰浮。以水入水曰達。自漯入濟。自濟入河。以言水路相通。不復更遵陸而行也。前既自濟入河。則青州自汶入濟。自濟入河。意可推矣。

張氏曰。汶、濟、二水也。以經考之。導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則知汶與濟通矣。然諸州皆言達于河。而青州不言者。以青州次于兗。兗州之浮于濟、漯。達于河。則青州之達于濟。亦由濟以達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無垢曰。此禹治青州水畢。又治徐州水患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州乃受海岱淮之氣。亦自

異矣。岳瀆滄溟之氣。磅礴扶輿。其所產土則五色。禮則夏翟。樂則孤桐浮磬。皆異他州。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無垢曰。乂治也。藝種也。向也淮、沂二水爲患。蒙、羽皆爲巨浸。今二水既平。故蒙、羽二山之內。皆可種藝也。嘗怪禹每治一州之水。不言其所以治之之方。至此又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不言所以使之乂、使之藝。何也。蓋於此篇之首。言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官已撮其大要。言之矣。東原所以底平者。以大野之水既豬也。廣平曰原。東原言底平者。以水患既除。東原復其本性也。禹之意。以爲後世東原有水患。當知水自大野來也。

王氏曰。乂、治也。謂治淮、沂二水。使歸故道。則蒙、羽二山。自無水患。而可種藝。而大野之澤。既以蓄水。則水不瀰漫矣。東原之地。乃致之平。是無水患矣。

蕭氏曰。青州先山而後川。此先川而後山。蓋施功所先故也。凡言山有其藝。可以藝也。有既藝。人功盡藝也。有其旅。盡旅也。有旅平。又見其廣平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無垢曰。水患既去。土色復其本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其本性。故漸進而叢生也。田第二而賦第五。非土地不美也。亦人力不致焉耳。如冀州田中中而賦上上。此可以意推也。聖賢任士之才。以爲大社之用。然後知聖王因人之才。以爲天下用。其巧思每如此也。物無棄物。而天下無棄才。至如鑾隊蒙鑐。

戚施直鏞。磬職司火。瞽矇修聲。其上又如聖者用爲公卿。才者用爲大夫。亦任士爲用之意也。然物之才性。則造化以作之。如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是嶽瀆滄溟之氣所造也。人之才性。則聖王以作之。如能言則學。唯能食則侑右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學成德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乃與賢出使長之。乃興能入使治之。是聖王風化所造也。余因悟造化之理。觀先王無棄物之心。故歷論人才造化之意。表而出之。

胡氏曰。土之爲物。宜若甚賤。而不足貴者。然地之所出。亦致其土以爲上利者何哉。蓋物有微而用重者。雖賤在所不廢矣。然王者封五色土而爲社。而封建諸侯。則各以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焉。則其禮爲甚重。而不可忽矣。此土之五色所以有時而見貢也。先王之治貢法。不責其所無。不匿其所有。地之所出。雖賤不廢。地之所無。雖貴不取。此其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其實皆什一也。楊子曰。止于下而漸于上者木也。則漸爲進長可知矣。詩曰。如竹苞矣。則苞爲叢生可知矣。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無垢曰。夏翟用爲旌旄。孤桐用爲琴瑟。浮磬用爲編磬。此徐州所以致貢也。　又曰。翟曰夏翟。以言五色備者。桐言孤桐。以言特然而生者。磬曰浮磬。以言若出水之上者。此皆穎脫而出者。可以爲用焉。

王氏曰。夏翟乃雉之名。出於羽山之谷。其羽可以爲旌旄。嶧山之南有孤生之桐。堪爲琴瑟。泗水之涯有石出於水。如浮然。可以爲樂器之磬。皆以爲貢也。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無垢曰。蠙蚌也。蚌中之珠。可以爲飾。魚可以食。玄纖縞。可以爲衣服。此四物者。瀕淮之夷。所貢所篚於王室者也。召公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今淮夷貢篚。豈堯科別其名。必使之供上哉。蓋水患既除。物復有生。淮中有珠有魚矣。可以蠶桑而爲玄纖縞矣。臣子之心。戴上之德。以爲吾享此安居。衣食此土地。而遂其生者。其誰之力也。故其土地所出。人功所極。如珠、如魚、如玄纖縞者。皆貢篚於上。以備服食器用。以効其區區之誠焉。

浮于淮、泗、達于河。

無垢曰。淮、泗、達河。必道於汴。自水入水曰達。以禹貢觀之。卽今泗水道。自淮、自泗二水入汴。自汴入河。乃故道也。至於治徐州水患既畢。入都奏陳。則禹拳拳不自專之意。每於九州畢貢見之矣。其賢矣哉。王氏曰。順流于淮、泗二水。以至於河。入揚州之境。

張氏曰。淮、泗二水也。經曰。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由淮以達泗、沂。由泗以達河。然後可以會于帝都也。

淮海惟揚州。（案此節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無垢曰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汎溢不復可辨故鴻雁亦無自而居處今水患既除水復故道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故鴻雁至九月亦於此安處也鴻雁謂之陽鳥者以有隨大陽所照而居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故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震澤所以底定者以三江既入于海也夫震澤在吳之西而大江在吳之東其間相去百數十里即使三江泛濫未入于海震澤何遽不底定哉余以是知堯之洪水爲害甚大也想見當時洪水泛濫不問東西自震澤以東通爲巨浸不復可辨今彭蠡既豬而三江之水皆合于彭蠡以入于海故震澤可辨而無復水患也

東坡曰三江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至于大別以入于江匯澤于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夫三江之水盡會于彭蠡以入于海而彭蠡以一澤而受三江之水則其深闊廣大蓋可知矣向也彭蠡未豬則三江之水橫出旁趨故震澤受其弊今彭蠡已豬三江之水皆有所託故震澤底定也

張氏曰彭蠡澤名也既豬則有淵可以蓄水也陽鳥鴻雁是也鴻雁謂之陽鳥者以隨陽故也揚州地在東南尤爲多暑陽鳥至是而居不復南翔故曰陽鳥攸居三江既入者言三江皆自此而入海也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三江所自雖不同而同入于海故曰三江既入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三江既入則震澤之水無泛溢之患故曰震澤底定底定者致功而後定也於覃懷則曰底績於東原則言底平至此則謂底定蓋致力而後成功謂之底績致功而後平則謂之底平致

功而後定。則謂之底定。由底績然後至於底平。由底平然後至於底定。言雖不同。其致力成功一也。蕭氏曰。學者誤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爲一事。故有以三江爲自彭蠡入震澤。三江之大。非一震澤所能容。又有以三江爲自震澤入海。則岷江最大之川。安得遺而不載。二說皆失之矣。蓋三江既入。自言三江之入海而已。震澤底定。自言震澤之定。之言平地者。用功小也。餘倣此。

東萊曰。彭蠡今之鄱陽湖。陽烏攸居。雁屬隨陽之鳥。昔以水患。無岸可居。今雁出則知水平。以此推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以夷狄。見其非特爲人治水。爲天下萬物治水。三江無定說。或謂出于震澤之下。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無垢曰。彭蠡未豬。三江未入。此州通爲巨浸。篠簜草木。安得遂其生哉。今彭蠡豬矣。三江入于海矣。震澤底定矣。故小竹如篠。大竹如簜者。則已布生。草則夭夭小長。以遂其本性。木亦喬然高大。以遂其本性。篠簜草木。已遂其生矣。而況於人乎。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無垢曰。土惟塗泥。謂卑溼也。故田第九。賦第七。水患既退。種植既稀。地利增美。故雜出第六之賦也。不計利害。惟使民自貢。不立定賦。必其上供。此所以爲堯耳。

王氏曰。以其地尤低。故常爲塗泥。以見其草木長茂之後。而後知土性。則其地尤低可知。田爲第九。以

地甚低故也。賦爲第七。以數亦不多故也。上錯。謂錯雜之物。則爲上等。

顏氏曰。錯出諸品。既云上錯。則是有數定而云非錯出諸品也。田最爲下品。而其賦乃出于第七。或出於第六者。人工修也。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無垢曰。詩云。元龜象齒。是齒謂象齒也。考工記曰。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革謂犀革。南方之鳥。有孔雀翡翠之羽。可以爲飾。說文謂舜西南夷長旄。可以爲旌旗之飾。楩柟豫章。揚州美木也。瑤琨也。篠簜也。齒也。革也。羽也。毛也。木也。此九物者。皆揚州所貢。以致臣子之義也。此蓋九州風氣所成。土地所產。向也洪水皆失其性。今水患既退。物理自遂。天地造化。隨風土以醞釀之。其奇偉譎詭。皆可以爲用。特在聖賢所以經綸之耳。

王氏曰。瑤、琨、篠、簜。皆以爲貢者。蓋與青州貢松之說同。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無垢曰。島夷卉服也。冀州島夷。以皮爲服。揚州島夷。以卉爲服。皆自其土地所出而用之。同謂之島夷者。貝木名也。至今南方采吉貝織爲厚縕。可以禦寒。亦猶冀州島夷衣皮之制。小曰橘。大曰柚。揚州所有也。至今此物。水嘉江西爲多。第難於致遠。故貢篚之外。又有包焉。包所以封護其外。使未遽失土性也。此橘柚以錫命而後貢也。夫錫命而貢。人君宜愼矣。以此供祭祀。燕賓客。猶有名也。儻專恣

口腹之故而勤勤爲一橘柚出令。亦可恥矣。豈非堯禹深意也歟。

王氏曰有厥篚有厥包。篚則盛之於篚。包則用物包之。以橘柚不包則壞也。錫貢者。有以與之則貢。蓋若今和買然。且禹貢言錫貢者二。此則橘柚以其爲食之餘。不欲以此爲常貢。故錫之。常若有用。則亦錫而後貢也。

東萊曰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凡此。非宗廟大事不貢。故曰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無垢曰。於兗州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是濟可以入河矣。故於青州。止言浮于汶。達于濟。而不言入河。以費辭也。於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是泗可以入河矣。故于揚州。言達于淮、泗。而不言入河。以費辭也。豈特古人文章如此。大抵古人心地明白。其辭簡要。而切中事理。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是也。

陳氏曰。或由海以達江。或由江以徑達淮、泗。以其州疆界闊遠。貢篚之物。或阻山川。其所由之道不一。荊及衡陽惟荊州。（案此節經解・樂大典原闕・永）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無垢曰。蓋滄海爲百谷王。是江、漢有朝宗之義。禹貢言此。亦因物以示訓誨也。古人取象此類。蓋有寓意。如葵藿傾太陽。則因示臣子嚮君之意。犬馬知愛主。則因示臣子愛君之意。朝宗之說。意亦使人知尊君之義也。既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中。不復泛濫之爲害也。蓋以水泛江、漢出者。皆曰沱、

潛蓋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泛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東坡謂禹雖賢聖何由知荊州之水乃梁州之沱潛也以味別之耳荊梁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邪然水脈相貫理之自然

毛氏曰水猶有所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

司馬氏曰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海處名存焉是雲夢一澤也特其疆界闊遠耳

陳氏曰江漢二水經此州然後分勢以歸于海自岷山出者爲江自嶓冢導漾東流者爲漢江與漢至夏口而合焉孔衝要也殷當也九江衝要適當此爾

王氏曰孔甚也殷分也江漢以海爲宗去淮尚遠其流赴海如朝其宗故云朝宗于海江漢之源尤在上其下乃爲九江言分甚者以水患去而甚分別也沱潛二水既治之而從故道矣雲澤之土見於夢地皆可爲治謂耕種也孔氏以雲夢爲澤名謂雲夢之土可以耕藝矣

高氏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漾水自東南流至漢中而東之焉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江水自東南流至于沱而東之焉言二水由荊州至于海也曰朝宗者何也朝覲宗廟諸侯所以有事於天也海爲百谷王而江漢之水始於岷嶓視衆流發源最爲遠者其間險阻障蔽爲甚多故言江漢朝宗則天下之水皆歸往於海矣又曰九江至荊州始分方且去險阻障蔽之患故言孔殷治之之易也九河自兗州始分且經開導濬治之初年作十有三載乃同治之之難也九河沱潛雖則不同其既道則一而已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無垢曰。土雖塗泥。田雖第八。而賦乃第三。以是知人工加倍。雖瘠确之地亦豐矣。余觀浙人治田。人力最深。耕耘不失時。水旱極其力。朝夕如寇至。故浙中一熟。其利十倍。至江西、湖南。春耕不力。夏至不耘。播種田中。聽其自生自成而已。水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略不以經意。故歲一不熟。則賊盜四起。以知人力不加。而一聽於天者。愚民也。人事卽天也。人力不加。已有飢餓之道。然而獲倉箱之收者。幸也。人工加倍。已有豐富之理。然而水旱蝗螟。不可致力焉。此不幸也。故爲國者。當寬其征輸。薄其力役。號令簡。追呼絕。使之安意肆志於田事。其有怠惰者。略取古人里布屋粟之法。以困苦之。而力田之科。勸農之政。取古人之可行者行之。以相天之道也。

王氏曰。當時田之低者。皆品第之。賦則兼山與澤所出。不專在田。故此賦爲甚高。田爲甚卑也。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王氏曰。大龜所以卜神明之意。天子寶之。不謂貢者以貢。則自下升上之義。以重其神靈之物。不以爲自下升上。故謂之納。

無垢曰。三邦底貢。厥名。謂三邦於三物之中。致貢其尤美者。則人意愜而文勢順也。又曰。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是大龜乃國之寶也。故國有大事。則命大龜以卜之。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元龜、卽大龜也。以言其用。則卜國之大事。如立君

立尸行師之類。以言其名。則大而爲元。以其所貴。則南金同獻。至其最可寶者。無若荊州九江所出蚺然大龜。雖九江所出。既爲國之大寶。其亦難得矣。豈可以致常貢哉。時有得之者。官司蓄之。以待上之錫命。而後納焉。

東萊曰。三邦底貢厥名。凡杶榦之楛六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精審如此。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無垢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流入沱。以至于漢。則舍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于南河。自河以入冀都。奏荊州所畢之功也。

王氏曰。逾。過也。順行于江、沱、潛、漢四水。而過于洛水。以至于南河。入豫州之境。

東萊曰。凡曰逾者。皆無水路。從陸而逾也。

尚書精義卷十一

荆、河、惟豫州。

無垢曰。自北條南山至于河。皆豫州界。東坡以地形考之。北條至河北。勢甚促。如何其爲州也。故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兗州也。觀此州言伊、洛、瀍、澗。則西至宏農矣。言滎波既瀦。則北過大河。南至滎陽矣。言荷澤孟豬。則東至定陶。又至睢陽矣。此州當南北狹。東西長。

陳氏曰。冀州帝都。不言疆界所至。豫州當冀州之南。故表豫州之北境。以表冀、豫、之界。至於荆州。又居豫州之南。故言荆及衡陽。惟荆州。則知荆山以北之地。爲豫州之境。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瀦。導荷澤。被孟豬。

無垢曰。伊、瀍、澗、皆入洛。惟洛水徑入河。是瀍、澗、之水。附洛水而入河也。向也。四水皆失故道。泛濫漂溢。爲民之病。今禹順伊、瀍、澗、之性。使復入于洛。又順洛之性。復合伊、瀍、澗、之水。並入于河。四水又附河水入于海。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沈水東流。則爲濟。濟水潛行地中。自河而溢出。則爲滎。即今滎陽是也。蓋濟既入于河。潛行地中。至滎澤又溢出也。其言滎波。則是滎水至堯時。失其本性。遂駕爲波浪。爲民病也。夫滎水本不波浪。其所以然者。以衆水失道。並流入滎。故有波浪之患矣。今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衆水皆復故道。故滎澤之水。亦復其本性。瀦蓄爲澤。不復爲民患也。

又曰既入、既豬、既導、底平、底定之語皆禹導之而使然也。向也言其成功而不言其所以成功者。今曰導菏澤被孟豬因此一字則前後之說皆煥然矣。然導菏澤之水使之被孟豬之澤有所瀦蓄而不泛溢非菏澤之水爲孟豬之害也。

蕭氏曰凡言既澤豬之大也。凡言既豬澤之小也。菏澤被孟豬。菏澤大可導而被豬也。東匯澤爲彭蠡者對下文震澤底定。則彭蠡亦小矣。

王氏曰于滎而言波者豈非滎澤之旁地卑而波蕩之水多。今治導之。則其波皆入于澤乎。以菏澤地高孟豬地卑故言導菏澤之水加被于孟豬。則水患去可知。

張氏曰洪水既平則滎之澤可以蓄水。故曰既豬。導菏澤被孟豬者。孟豬在菏澤之東北。導其菏澤之水以被孟豬之藪。則孟豬資之以爲灌溉之利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無垢曰厥土惟壤。下土尚皆墳壚。土性之肥美如此。而田止第四。賦因雜出。乃爲第一。何也。向來未有洪水之患。人力不至。故賦止第二。今洪水既退。人力加工。所以雜出第一賦耳。夫何故。以其土性本美也。如揚州厥土惟塗泥。土性不美。故田第九。賦第七。以漢考之。乃歲出百萬粟。以給關中。田賦何遽如此。則以人力之至耳。況厥土惟壤。下土尚皆墳壚。賦其有不爲第一乎。特在人力何如耳。

張氏曰墳言其土之脈而起。壚言其土之剛而黑。言下土墳壚。則知惟壤者。其色不一也。厥田惟中上。

則田在第四。厥賦錯上中。則正賦第二。或雜出第一。故也。

王氏曰。上言土。下言下土。則上爲平地。下乃地之卑者可知矣。皆不言色者。豈非皆土之本色。不必言乎。

東萊曰。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無垢曰。以土性之美。故陸產有漆、枲、絺、紵。地宜蠶桑。故有纖纊之篚。以是知聖賢貢篚。皆因土地之自然。不貢其所無也。荆、揚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比近冀都。而聖賢惜人力如此。以此推之。則夫崇飾臺榭。以爲遊觀。輦運土木。以資妄費。此聖賢所深惡矣。可不警哉。

王氏曰。枲、麻也。絺、細葛也。紵謂紵布。與漆四者爲貢。纊、綿也。細綿則今之好綿。盛於篚以貢。磬錯謂治磬之石。此微物而不常貢。故有以與之而後貢。

浮于洛。達于河。

無垢曰。豫州水患既畢。故浮洛達河。以奏冀都也。豫去帝都甚邇。似不必面奏。而往梁州。併以二州水事奏陳。亦不爲簡忽矣。何爲區區如此哉。曰。帝都治水患既畢。尚自碣石入于河。以奏事。況豫州哉。君命豈可忽邪。想禹每治一州。皆廟堂豫計次第而治之。其間曲折利害。有未能盡者。當卽面奏可否施行焉。豈容自便。以肆怠惰簡慢之心邪。嗚呼。聖賢之慮深矣。

張氏曰。由洛然後達河。而會帝都。

華陽黑水惟梁州。

無垢曰。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江、漢、之水。皆發源此州。是今之東西兩川。及梁洋之地。第其大界。東至華山之陽。西至黑水耳。

陳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山在豫州境內。梁州不得華山。故言華陽。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無垢曰。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而自江別出爲沱。自漢別出爲潛。江出于岷。漢出于嶓。岷既可以種藝。則江、漢之源治矣。況自江、漢別出爲沱、潛之水者。安得不由其故道乎。沱、潛發源此州。以入荊州。故梁、荊二州。皆言沱、潛也。禹治水皆自其源而正之。天下之事。儻不正其本源而欲隄障末流。豈不遽止。然隄防一失。爲害大矣。鯀失此義。所以致上帝震怒。禹行其所無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歐梁州之地。不過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爲水所病耳。一州大致盡該於此。今禹治之。岷、嶓既藝矣。沱、潛既道矣。蔡、蒙二山可以設祭。而水患平矣。和夷之水亦去。而治水之功成矣。是梁州之所病者。皆已除矣。夫道、修載、敍、乂之言。皆以言其治也。千百載之下。欲考一州山川利病之迹。亦可以按此而知矣。

王氏曰。所以言厎績者。以其用功多。故特稱其厎績。冀州覃懷厎績亦同。

東萊曰旅平旅蔡蒙之山或謂禹不自有其功而歸於山川之神正不如此蓋山爲天地作鎭能生雲氣出水源故聖人重之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山川必泥刻爲人形此大失其意夫山亦是萬物中一類止者爲山流者爲川飛者爲禽獸人在於其間亦是一類今必欲山川爲人則人亦可以爲山川乎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無垢曰冀州言上上錯揚州言下上上錯豫州言錯上中此州言下中三錯孔穎達曰多者爲正小者爲雜冀州言錯在正下謂本賦第一雜出第二之賦也豫州言錯上中謂本賦第二雜出第一之賦也惟揚州言下上上錯與此州言下中三錯最爲難明蓋言下上上錯其意言本賦第七雜出第六之賦也誠如此說何不如豫州之法曰錯下上乎曰此史官小變其辭以相發明也豫州言錯上中是本賦第二雜出其上第一之賦也然而不明言雜出其上之賦恐後世無所質正焉故於此發明曰下上本賦第七也上錯雜出其上第六之賦也以明錯字居上者謂雜出其上之賦也此史官作文之巧也如此則下中三錯兼該上下可不言而喻矣然如冀州本賦上上揚州本賦下上豫州本賦上中梁州本賦下中是其地出本賦特多而其雜出不可以爲常也

王氏曰凡言錯者皆不指名其物以其物微不足書故總言錯而已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無垢曰此州貢此十物而熊羆狐貍獨貢其織皮耳璆美玉也鏤亦鐵也第其鋒剛利可以鏤物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無垢曰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入羌中自桓入潛自潛入沔逾渭舍舟陸行潛即沔也豈有陸行入沔之理乎故知自沔陸行至渭也逾字正謂入渭而設也自渭至河中絕流而入河可以歸冀都奏事故曰亂于河也正絕流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陳氏曰豫州當冀州之南豫冀分境則河爲南河雍州當冀州之西雍冀分境則河爲西河按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漢武帝元狩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今梁雍二州之境自黑水分後世不可考諒去梁雍二州之境壤遠矣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敍。

無垢曰天下之水既東趨惟弱水獨西下是天下之水其性東流而弱水之性獨西流也禹行其所無事不敢于水性之外增損一毫也故導河導江導漾皆隨其性使之東趨而導弱水獨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蓋隨其性而使西流也豈獨治水哉聖人之治天下無不行其所無事此天下所以釐釐然日趨於治也蓋廣谷大川異地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亦衆水性東而亦隨其東弱水性西則亦隨其西之意如商

鞅變法．是欲使弱水東流之比也．一時隄防激發．豈不勉強．及力到勢大．潰然一決．天下已矣．涇水入渭．此本性也．向也水失故道．涇水亂流．今弱水既西．故涇水亦屬渭．汭也．渭水自烏鼠山來．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烏鼠同穴山．渭水出焉．夫渭水之大．受涇水、漆水、沮水、澧水．而不溢．故涇水自安定涇陽縣來入渭．漆水自岐山縣來入渭．澧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夫以一水而受四水．則渭水之大可知矣．惟涇水來入于渭．乃得其性．故曰屬．惟漆、沮二水入于渭．乃得其性．故曰從．惟澧水來入于渭．乃得其性．故曰同．屬也、從也、同也．其理一耳．荊山、岐山以水患既退．皆可旅祭．豈特荊、岐哉．終南、惇物．亦可旅祭矣．豈特終南、惇物哉．其遠如隴西烏鼠山．亦可旅祭矣．深以見水患既除．四境之內．山川各得安其所．而有司無事．得講典禮也．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也．豬野．地理志云．所謂武威縣東北休屠澤者是也．禹自隰原治水成功．至于豬野而後已．是皆涇、漆、沮、澧四水入于渭．而不泛濫之效也．向者雖竄三苗于三危．洪水爲害．未可居止．及禹使涇、漆、沮、澧四水．皆入于渭．則三危之地可居．而三苗之族．皆得其所．而大有次．卽敍矣．以此知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序．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張氏曰．禹之導弱水．使之西流．至于合黎．而後入于流沙．則弱水之西注可知矣．夫水萬折必東．水之理也．今弱水既西者．地勢使然也．水北曰汭．涇水之流．連屬於渭水之北．故曰涇屬渭．汭．自北而從之．所謂漆、沮既從者．以其從于渭也．其上則澧水自南而同之渭也．荊、岐二山也．水退而可以旅祭矣．故

曰既旅。繼之以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則三山亦旅可知矣。

蕭氏曰。舜竄三苗于三危。其時蓋有水災。其黨散處而未大敍。至禹治水。三危盡可居。而三苗大敍矣。而特其君之頑者不即工焉。

史氏曰。弱水有可疑者二。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故天下之水。皆趨而下之。既曰弱水。而其力乃能逆流而至於西。可疑一也。水不勝載。導而使西宜矣。然中國四夷。皆吾民也。中國雖不爲患。其不念西之爲魚乎。可疑二也。

東萊曰。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治水。萬折必東。必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不害其爲無患。且天下之理。自古如此。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當時猶有枯朽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當時固有發榮之華。幾曾害其爲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明此理。以一回之天。一跖之壽。遂疑天地之常道亦如此。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書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制不同。凡禹之導山導水。必窮極首尾。跨涉數州。故言其制別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概舉。則分見諸州。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看則爲西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無垢曰。土性不美。厚加培壅。所獲必多。今以肥美之地。棄於無用。殊可惜也。聖賢處事。豈爲此哉。球琳、美玉名。而琅玕石似珠者。以雍州之富。秦漢所都。使貢賦如此。何以立都乎。乃知禹治水之後。其於貢賦。闊略簡易如此者。思深慮遠。不肯貽禍於萬世。以啓昏君亂主之侈心也。萬世之後。想見其心。使人抱經而歎。

王氏曰。土色黃而無塊。此則地之不甚美者。而田則第一。或以土性不甚美。田雖美而或少。故賦爲第六。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無垢曰。自積石至于龍門。亦已遠矣。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安國以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河自積石順流而北。又自北順流而至龍門西河。凡二千里。亦已遠矣。此所以言至于也。積石非河之源。禹治雍州。極于積石耳。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此山。以通大河。此河正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禹自此河入冀都。奏白雍州畢工也。

東坡曰。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如此。則是言渭之水入河。非謂再入雍州也。

王氏曰。會渭逆流而上。此順流而浮于積石山之水。至于龍門山。遂至于西河。乃逆水上。而至于渭水之北。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無垢曰。雍州之水既治。雖西戎皆得其所。且致織皮之篚。以效區區臣子之意也。崑崙、析支、渠搜。顯達分渠搜爲二國。以解安國四國之說。鄭元則併爲一國。又以爲三山而東坡直以爲三國。意以謂貢篚者。此三國也。至于言西戎卽敘。則不止于二國皆無水患而獲安定也。

顏氏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

張氏曰。崑崙也。析支也。渠搜也。皆織皮以爲衣。故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凡此三國。皆西戎之地也。西戎卽敘者。言西戎于是就功也。言卽敘于此。則始未必卽敘矣。盛哉禹之烈也。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無乎不被之也。陽烏攸居。則動物之有及乎飛鳥。草木漸包。則植物之有及乎草木也。島夷之皮服。卉服。和夷之底績。西戎之卽敘。遠而四夷有以及之也。當時之人。得以降高丘。宅平土。而免爲魚之患。則禹之功。有補于世。不爲少矣。

陳氏曰。織與皮。當爲三戎國貢篚之物。戎國貢篚。所以爲卽敘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無垢曰。九州分別已顯矣。然山川相連。固有非一州所能該盡者。此禹所以于別九州之外。又言導山導川之事。通貫數州。橫亘天下。使後之作者。有所考焉。此意亦已深矣。其言導山之事。自雍州始。岍山在扶風。東坡謂卽吳岳也。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有三條。岍爲北條。以北條之山。起自岍、岐。而逾于

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至于山言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乾坤猶一身也。而山川乃其血脈耳。人在天地之中。其喜怒哀樂。足以致鳳麟泉醴之瑞。召水旱札瘥之災。不足怪也。故記禮者。謂人者天地之心。則以天地之運用處。乃在人也。其可忽哉。

張氏曰。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則所導者。九州之山也。導弱水以至于導渭導洛。則所導者。九州之川也。夫水之流行。莫不有道。因其故道而發之者導也。禹之治水。先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然後由川而導之。以納于海。此其先後之序也。禹之治水。其于九州。則自下而上。故始于冀。終于雍。其于導山。則自高而卑。故始于西與西南。終于南與東南。蓋自下而上者。所以疏水勢而使水有所泄。自高而卑者。所以滌川源而使有所通。此其治有所不同矣。

高氏曰。導岍及岐。嶓冢導漾。所導者。皆山也。導之澗谷而納之川也。導弱水。導黑水。導河。導漾。導江。導沇。導淮。導渭。導洛。所導者。皆川也。導川者。導而納之河海也。其地理之遠近。其水勢之高下。作書者載之。注書者言之。固自有序焉。然益稷曰。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與此不同何也。蓋水曰潤下。可使在山。可使過顙。是豈水之性哉。禹之治水。自下而上。先導川而後距海。後導澗谷而距川。則地理順而水勢便也。不然。則以鄰國爲壑。是白圭治水而已。故播爲九河。殺其決溢之患。同爲逆河。迎其順下之勢。而河已帖然歸東矣。

上官氏曰天下之水見于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川爲大天下之山見于禹貢者三十有五而九山爲高夫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敘於九州之後也

王氏曰言導者十二蓋治水則有開決隄障之事導則專于疏滌引導之而已恐再有大水則壅塞爲患亦以方治九州之時姑從其急者未暇及此及九州之水大體已去然後專導水之源故十二導者列于九州治水之後也　又曰言導者皆謂治山之水山則無瀰漫之患唯有壅塞故導之耳

東萊曰禹之導山有二說或謂隨山通導以視其源委脈絡或謂治山旁小水此兩說當兼用禹固相視水勢然山旁有水不應又去一匝獨以治山旁之水則水勢又何由知也觀其次序自可見逾于河是人逾非山逾或以爲山勢連屬然既有河以絕則不可謂之逾

無垢曰北條荊山既絕河而又過爲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之山此皆河東之山也壺口在河東蒲縣東而東坡乃謂太岳卽霍太山孔安國謂太岳在上黨西顧達謂太岳東近上黨故安國謂上黨西也信如東坡地脈之說則禹之窮察地經亦可謂神矣底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山之首尾如此其可輕有興動哉蒙恬塹山堙谷起臨洮訖遼水其斷地脈亂物理亦多矣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無垢曰此北條荊山自嶓岐爲首碣石爲尾橫亘東北連延以入于海而北條之地脈畢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無垢曰。此中條山。首爲西傾、朱圉、鳥鼠。迤邐至于太華也。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陽縣南。自鳥鼠東望太華甚遠。乃知地脈所至。雖遠而相屬也。非禹窮盡地理。妙通神明。其能知此乎。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無垢曰。此又中條東爲太華。又迤邐東南。爲熊耳、外方、桐柏、陪尾也。熊耳在宏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陪尾在江夏安陸縣。中條至此畢矣。此禹隨山治水。導其地脈。使不相絕。以相天地之常經。厥功大矣。

陳氏曰。天地猶人之一身。山與川猶人之有脈絡也。脈之經。其行有常度。而其絡則迭相貫注。善導山者。因其所由出而行之。亦猶醫者能疏導脈絡。使復其故。不能更張而易置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無垢曰。向也洪水爲害。山川失其常性。今隨山性地脈。導之使復其舊。山性敷暢。地脈流行。使草木鳥獸各遂其生者。皆禹治水導之之力也。伊尹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於此可見矣。荆山三條。乃橫厲天下之半。其亦壯偉矣。非禹窮盡物理。知地脈所在。其能順天地之性如此乎。

王氏曰。山頂曰冢。導嶓山之頂水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胡氏曰。自岷山之南。至于衡山。諸蠻小水。西山細流。禹皆治之。東注爲湖。中所入大者九水。合注于江。則是復敍未治之水。今皆治之。非指岷山更言江出。此言岷山之陽。則是岷山之南。南過諸蠻小水細流。非謂大江自岷山而過衡山也。

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無垢曰。岷山地脈。自蜀郡始。迤邐至衡山。又迤邐東行。絕九江。而至于敷淺原也。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敷淺原。卽豫章歷陵縣南博陽山也。岷山地脈。至敷淺原而止矣。余以三條四列之說。推其地脈相連如此。則夫人生于三條四列之中者。其氣均也。天地爲父母。則條列之人。皆兄弟也。異形而同氣。異息而同心。橫渠西銘之說。其得造化之理乎。

東萊曰。禹之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及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嶓冢至於大別。是一列。自岷山至于敷淺原。是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

尚書精義卷十二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無垢曰。此又言導川之事也。夫導山之首尾。既已具于前。則導水之首尾。亦豈可闕哉。蓋禹不特爲當世計。且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絕其地脈。在川則不可失其故道。山川得其性。則人禽草木。亦各得其所止。其意固不遠哉。弱水在雍州界。導山導川事。皆自雍始。何也。合禹治水。至雍州而功畢。故因言所以導山川。以次及於餘州也。其謂之流沙者。以其沙日夜流而不止也。其亦異矣。弱水失其性。亦爲害于雍州。今導歸故道。則不復爲害矣。禹之功其大矣哉。

張氏曰。禹之導水。始于西。終于東南。以入海。蓋東南者。地勢之最卑。而百川水潦之所歸故也。弱水在雍州。其勢極西。順而導之。以至于合黎。使其餘波西溢入於流沙。流沙亦最西之地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張氏曰。黑水在雍、梁二州之間。三危在雍州之西。導黑水自雍而南。經三危之山。遂自梁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無垢曰。釋水謂河出崑崙虛。色白。郭璞謂發原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而漢書西域志。乃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河源不知所從來也。或以爲出崑崙。或以爲

出于閿鬼嶺至茫昧小說。乃謂張騫乘槎窮河源。至天上。得牛女支機石以還。太史占天。以其夜有客星犯牛女。以明河源出天上也。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導洛自熊耳。是淮出桐柏。渭出鳥鼠。洛出熊耳。故皆言自。至於導河積石。不以自字綴之。以見河不自積石出也。故安國謂施功發於積石。積石在金城西南耳。以此知雖禹亦不能窮河源所出以治之。治水不得其源。則其施功尤爲倍費。故鑿龍門以行河北。此因河之下流治之。所以爲費力也。使河源果在中國。余知禹將自其源而治之。不爲如此紛紛。

甘氏曰。夫今古之患在河也。禹所先治者也。書曰。導河自積石。言來自西北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言自此而河正東也。禹之治河。自大伾循山而北矣。故曰覃懷底績者。言自今河已致功而北也。至于衡、漳。今漳水是矣。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無垢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陰。又東行至于厎柱。厎柱山在西虢界。河水分流包山而趨。山在河中若一柱然。又自厎柱東趨。以至于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堯都於冀。往來者皆通孟津。以出入冀都。故衆路輻輳於此以渡焉。古今常以爲津耳。酈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謂之厎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無垢曰。言河所行之道也。河自孟津東過洛、汭。迤邐至于大伾也。洛、汭入河處。正在河南鞏縣東。大伾之說不一。論伾之義。當從爾雅之說。而河行之勢。又不可不細考也。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無垢曰。河自大伾北過洚水。迤邐至于大陸也。大陸又在洚水之北。故自大陸而觀。則洚水在南矣。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無垢曰。河自大陸以北。遂分爲九河。又逆九河之流。爲一大河。使河流入于渤海。余觀禹治河。以不得其源故。極爲費力。鑿龍門以開水路。又分九河以殺水怒。又爲逆河。以引歸于渤海。雖曰行其所無事。然其探水之本性。亦已勞矣。使河源在中國。余知禹治河。當與導渭、導洛、導淮等耳。後世河流爲患最大者。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亦復堙塞。則其決壞。夫復何疑。

王介甫曰。逆河者。逆沒之河。非並時分流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無垢曰。黑水、弱水、沇水、皆言導而不言自。不言山。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導洛自熊耳。皆言自。而導河積石。獨不言自。嶓冢導漾。岷山導江。則猶有異焉者。列山於上。與淮、渭、洛、河、大爲不同。地理志便以武都爲漢水。豈以沔水乃漢水之上流。其流不遠。而更名爲漢。故不復別沔、漢之名乎。此漢水東流爲滄浪之水也。漢水梁州界。滄浪荊州界也。漾水有四名。始出山謂之漾。東南流謂之沔。東行謂之漢。又

東行謂之滄浪。一水而四名。其亦異矣。沇一水而三名。皆以味別之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無垢曰。三澨、水名也。此漢水爲滄浪。又滾滾而過三澨至于大別也。大別、漢上山也。漾雖爲沔、爲漢、爲滄浪。至于漢之名獨遠。首自武都。迤邐流至荆楚。而漢名獨傳。漾水既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又東行爲滄浪。又過三澨至于大別。乃南入于大江。漢水既入江。其性又東行。至揚州界爲彭蠡矣。匯、迴也。其性本東。爲山所擊而南。故水東迴而行。至彭蠡之地。以遂其本性。其地窪下。故鍾而爲澤也。彭蠡能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水之性欲東耳。非至于海不止也。特以其地窪下。其勢且當鍾聚耳。非漢水欲鍾聚也。漢水之性雖匯爲彭蠡。豈常一念忘海哉。故又自彭蠡而東。爲北江入于海也。北江之義如何。曰。岷山之江。亦匯爲彭蠡。與漢水合而入于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無垢曰。江水源出岷山。禹自其源而導之。然江水本東南流耳。而至荆州。忽分一派。別爲東行。此江水之性也。豈人力所能爲哉。漾水南入于江。非本性也。爲大別山所擊耳。至于江水。忽分爲沱。乃其性欲然。非若漾有所擊也。水性如此。其可逆乎。此言江水枝流別爲沱。而正水乃至于澧也。澧亦在荆州。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

無垢曰。江水至東陵。東陵不足以受之。遂溢而散流。彭蠡卑下。故諸散流者。遂北會于彭蠡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無垢曰。江水自彭蠡東趨。自爲中江。以入于海也。夫漾自彭蠡出爲北江。豫章自彭蠡出爲南江。故蜀江自彭蠡出爲中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原有此三江。然皆東南支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而異味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無垢曰。導沇水歸海之路也。沇濟一也。發源爲沇。既流爲濟。如漾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沱。漾水既爲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爲漢之後。不復名爲漾。沇水既爲濟。則沇之名熄矣。故爲濟之後。不復名爲沇。至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無垢曰。濟水自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澤。又東北會于汶。是汶水自西南來。濟水自東北往。以汶言。則會于濟。故前曰浮于汶達于濟。以濟言。則會于汶。故今言。又東北會于汶也。濟水既與汶會。遂自北趨東。以入于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無垢曰。在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耳。豈若後世於桐柏中。別指其名爲胎簪乎。決不肯以胎簪爲桐

柏以惑亂後世也。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是沂水先入泗。泗水乃入淮。今曰東會于泗沂者。沂入泗。泗挾沂水而來。而淮乃自桐柏而往。三水合會而東。共入于海也。在九水中。無若淮之所歷未久。而遽入于海也。然而與四瀆並列者。以其發源甚微。而沿沿東注。橫厲于徐、揚之間。其勢不減江、河、與濟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無垢曰。鳥鼠同穴。天下無此理也。而渭水所出。乃有此異焉。是天下之事。不可以耳目所止。而決其有無也。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爲蛤。鳩化爲鷹。此豈可臆決哉。鳥鼠同穴。此渭水凝結成象也。惟智者默而識之。蓋渭水自西南趨東。而澧水自扶風來會。涇水又自安定來會。是渭水先會于澧。又會于涇也。必以渭爲主者。以渭水兼受二水。以趨河也。漆、沮二水。其原自西來。入渭。既而先渭水而流行至洛。渭水反在其後。渭水性本與漆、沮合。漆、沮既在前。故渭水過之。同入洛以趨河也。

王氏曰。導渭自此山向東。乃會於澧水。又向東會于涇水。又向東過漆、沮二水。乃入於河。

陳氏曰。澧、文王所都也。漆、沮、武王所都也。卽所謂鎬京也。漆、沮之名有二。公劉詩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公劉都豳。此漆、沮之在扶風者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釋者以爲漆、沮之水入洛。此漆、沮之在鎬京者也。今長安南三十里。鎬京之洛。又與東都伊、洛之洛不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於河。

無垢曰。導弱水以至導洛。凡九水。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洛水東南向。東北流入于河。而澗、瀍、皆在東北。二水適與洛會。故皆隨洛水以入于河也。且澗、瀍、入洛。其意非謂逆流以入洛也。謂洛水自東北流。故二水入洛以趨河耳。今曰東會于伊。是伊水在澗、瀍之下。洛水既流與澗、瀍會。乃與澗、瀍、流東。而又與伊水會也。四水既合爲一。乃又東北流而入于河也。四水之性。以入河爲主向也。皆失故道。故豫州有水患。今禹既導洛。而四水復其性。豫州水患除矣。

王氏曰。洛水出於熊耳山。導此水自熊耳山向東又北。乃會于澗瀍二水。又東會于伊水。又東而復北。乃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無垢曰。九州攸同者。言水復故道。九州同無墊溺之患也。四隩既宅者。室隅爲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居也。禹之功大矣。取九州四海之民。於陷溺之中。使皆享其有生之樂。九州之山。本自旅祭。九州之川。本自不竭。九州之澤。本自不溢。向也洪水滔天。水失故道。禹行其所無事而治之。使九州之山。無大無小。皆以表道而復旅祭矣。九州之川。無大無小。皆以滌源而復其不竭矣。九州之澤。無大無小。皆已隄障而復其不溢矣。昔之水失故道。一皆顛倒敗壞。何敢論會同孔修乎。今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

穀亦各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曰底愼者以言不敢忽也蓋一或不愼則多寡不當有無不實而貽斯民萬世無窮之禍夫不以土地相比較何從知肥瘠高下之宜民此言底愼財賦所以必先以庶士交正也既以底愼庶士比較財賦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別九州之壤而定賦高下則又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四夷財賦不及聽其貢篚而已故言成賦且曰中邦也

王氏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財賦乃所以斂於下而用於上者前此則未知其高下多矣今方得其數故謹其出入也其言中邦者蓋對夷狄而言謂禹之治水有及於四夷者而不取其賦故言中邦之賦而已若崑崙析支之類乃在荒服之外是豈取其賦哉

張氏曰淫溢之患去而昏墊之災弭四方萬里得以通會于京師而會同之禮可以講矣嗚呼禹之功於此其利溥矣自九山刊旅析而名之則山之名見於經者三十有五自九川滌源析而名之則水之名見於經者四十有五自九澤既陂析而名之則澤之名見於經者九貢篚名其功田賦差其等內而中國外而戎夷舟車所至雨露所濡而禹迹無所不及宜乎稱美之以爲萬世所賴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無垢曰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祗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它也祗勤我德以先之而已天下事豈不自我而出哉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而江漢之人

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夫其無犯禮。勉以正處。乃雝雝肅肅之效也。信乎簫韶奏而鳳凰儀。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思而傅說肖。成王悔而天反風。皆祇台德先之機也。

王氏曰。古者姓如封爵。故人多無姓。今以水患既去。故有功德者。則與之姓。

上官氏曰。不得於家。不可以爲教。而姓立家之本也。不得於民。不可以爲政。而土聚民之勢也。故錫之以土。使之有國。錫之以姓。使之有家。有國以君之。有家以宗之。然後可以責其祇德而不違。行法而不距也。

晁氏曰。錫土者。使之立國也。錫姓者。使之立宗也。因姓可以別氏。因氏可以別族。昭穆以辨尊卑以序。嗣以子而統之有宗。奕以孫而傳之罔極。以嚴宗廟以重社稷。錫土者利也。錫姓者名也。先王輕與人以利。而重與人以名。故錫土而不錫姓者有之。未有錫姓而不錫土者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無垢曰。王畿規方五百里。皆謂之甸服。甸者。以言五百里內。以田事供役也。總者何物也。安國曰。禾藁曰總。禾則穀穗。藁則禾秸也。既納禾。又納藁。以其近地。易輸將。故責之備也。聖人體盡人情。以天下爲身。其血脈相貫。使人樂於從役。而無愁勞嘆苦之聲。銍穫禾鐵也。其曰納銍。禾穗用銍。以銍表禾穗也。百里納總。以其近也。二百里差遠。故止納禾穗。而不納秸也。王畿三百里內彌遠。故止納藁秸而已。不納帶藁之穗也。蓋秸輕而穗重。二百里納帶藁之穗。三百里止納藁秸。以其遠而彌輕也。其間納數之

多寡。則亦有曲折焉。大抵彌遠者彌寡。此聖賢仁心。隨在而見矣。藁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其賦藁秸也數多。而賦粟米也數少。彌遠彌輕之說見矣。粟粗而米精。是米又不若粟數之多也。

張氏曰。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之謂也。

王氏曰。王者使八耕甸而服事於王。故名甸服。服者。大略若今所謂路。如京畿路之類。

傅楫曰。惟其金、石、羽、毛可以飾器皿。絲、枲、絺、紵可以具衣服。菁茅可以薦鬼神。七木可以備采章。王國之所無。四方之所有。然後諸侯貢之以充於王府也。推此以觀。則賦稅之專屬於天子者。止於甸服之內。甸服之外。則盡歸於諸侯之君。而天子無與焉。此所以不言也。

東萊曰。甸服王畿。王畿而以甸名者。井牧丘甸大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爲準。奕奕梁山。惟禹甸之。以少康中興之成之田。可以見甸之制。推而上之。則爲畿。推而下之。則爲井牧。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氏曰。侯服之內百里。乃王者食采。諸侯所封之地。不得有其地。惟采其所產之物。故謂之采。此外百里。爲二百里。謂之男邦。謂得有其地。而封以爲男。此男邦之外。統三百里。以封諸侯。以其國大而勢強。故封於外。以爲扞禦。

張氏曰。內足以捍難。外足以庇人者侯也。諸侯有君道焉。故以庇民爲事。有臣道焉。故以捍難爲職。此

建諸侯之國也。建男邦於近。則內不外偏。建侯國於遠。則外不內陵。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

韋氏曰。以文教武衞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

陳氏曰。揆文教者。四方于宣也。奮武衞者。四國于蕃也。天子內服。亦未嘗無武。但德柔中國。刑威四夷。于遠者尤宜尙武爾。

張氏曰。綏、安也。以其用中國之政。務以安民爲事故也。文教言揆者。以綏服於京師爲甚遠。其於文教。則揆之而已。不必一一以遵上之法也。於武衞言奮。以其鄰於戎狄。故使之奮武。以衞中國也。

胡氏曰。綏服者。五服之中也。內而之中國則爲遠。外而逼蠻夷則爲近。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衞也。惟其內以揆文教。外以奮武衞。所以有安之道。蓋不能揆文教。則不足以接內治。不能奮武衞。則不足以禦外侮。雖欲安之。不可得也。

東萊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算。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無垢曰。要者以言在九州之外。非如九州可用詳治也。要服三百里之內。已有夷狄之風。當存要約而已。蓋夷狄與中國之性。居處嗜好。率皆不同。儻以中國望之。非特夷狄不安其生。而聖賢之心。亦無時少寧矣。其餘二百里。則謂之蔡。蔡謂人之有罪。不忍殺之者。放之於此矣。放之於此者。困苦之也。道里

既遠。來有跋涉之勞。風俗又乖。動有性命之害。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張氏曰。政弗致詳。刑弗致嚴。使無乖離散徙。以爲吾中國之害者要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無垢曰。自要服之外。又規方五百里。謂之荒服。荒者。以言居要服之外。荒忽無常。不可要約待之也。等之禽獸而已。來則際之以禮。去則任而勿責。朝則在明堂之外。宴則有折體之簡。其待之如此者。以其荒忽無常。則亦以若有若無之禮待之。故視其來如有。及其去如無。欲不遂則爲吾禮所防。欲生怨則爲吾禮所感。

張氏曰。荒則不治也。以其去王畿爲最遠。又不可以要而治之也。故其服謂之荒。雖然。亦服中國之正朔。此所以列於五服之內也。蠻者慢也。蠻之外二百里曰流者。流罪人於此也。舜之去四凶。於驩兜言放。以驩兜之罪輕。則放之者也。於共工言流。以共工之罪重。則流之者也。蔡在要服。流則荒服。則流之有甚於蔡可知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按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尙書精義卷十三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無垢曰有扈繼禹之後然其罪止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東坡謂不用夏之正朔服色也其說是矣意必以堯舜禪讓而啓遂傳其家爲辭其語足以動搖人心事亦迫矣故不暇他顧親提兵柄出其不意特取間道而直抵其城使其意不及達謀不暇思以堯舜校之豈不爲德衰乎哉

張氏曰王者有征無戰以啓之賢而伐有扈之罪必曰大戰何也蓋有扈氏惡積罪大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其征之則不服其討之則必距距而不服必至于大戰言大戰則扈之惡可知矣

東萊曰有扈負固強盛幾與天子之勢均體敵其與有苗弗率禹徂征之氣象自不同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無垢曰古之將兵皆付之儒者禮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是也夫兵事付儒者則所率之兵皆知禮義皆知臣子之分皆知上下之理觀啓出有扈不意直至城下當時六卿之謀亦已深矣又曰蓋臨戰之時不有以警懼之則勇氣不振羣心不肅有生之志無死之心所以號令嚴明約束果斷以示必行毋有輕赦所以濟衆志一羣心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無垢曰當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人心愛啓如此此天意也而有扈獨不服焉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惡之矣惡之者衆此天勦絕之也啓以此言誠有所見非虛辭也夫啓恭行天罰則六事之人亦當恭天之命六事之人恭天之命者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以正馬此恭天命也一或失職是爲慢命罰何所逃乎兵事貴嚴不敢專其賞也予不得示私恩故載遷廟之主於軍以賞之其罰也予亦不得示私怒故載社主於軍以戮之夫一人受賞一家尊榮一人受戮一家絀辱孥戮之意蓋在於此謂妻孥受辱耳張氏曰有天下國家者其於五行當畏敬之矣其於三正當勤保之矣今有扈氏於五行則威之而不能畏侮之而不能欽其於三正則怠之而不能勤棄之而不能保此其所以自絕于天也自絕于天者天必絕之也　又曰祖人道也人道爲陽社地道也地道爲陰賞陽也故用命則賞于祖戮陰也故不用命則戮于社祖本仁賞之亦仁也社本義戮之亦義也賞必于祖戮必于社各從其類而已東萊曰五行散在天地間萬物皆有五行凡暴物害民皆是威侮五行三正天地人三者之正理雖曰三者其實則一凡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此乃惡之本原故啓言有扈自其本原已皆侮棄則其爲惡無所不至方有扈侮棄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此啓則恭行天之罰而已　又曰古者用兵

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則曰先祖賞之殺則曰天地殺之予則孥戮汝是於常法之外別立一件以嚴其制戮不獨殺亦有不殺之戮啓自知德不足故加之以刑然啓賢能敬承禹之道亦是自量其加刑之嚴乃是加敬心啓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疑其不曉用兵之道今一旦有事誓師勑旅如素講者蓋啓受學於禹時其文武之事已並究考初不分精粗本末學者其可不知古人之學

陳氏晉之曰祖陽也故賞于祖社陰也故戮于社賞于祖則所以賞之者非我也爲祖宗也戮于社則所以戮之者非我也爲社稷也賞以祖宗其罰也亦然罰以社稷其賞也亦然賞罰兩得則宗廟社稷安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無垢曰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而羿距于河以廢之使大禹基業一旦而盡覆墜其可傷哉其弟五人侍太康之母從太康畋獵太康逐獵於洛南五子與其母待于洛北太康既爲羿所廢此五子所以咸怨而作歌以見意也然觀五子作歌如此其開明通濟豈尋常之流哉略不能諫於遊畋之前而至隨羣旅進相從於荒惑之地逮其失邦乃始作歌豈不晚乎曰五子知義理識幾微如此想家庭之間燕語之際其開導啓沃於太康者亦已久矣第告之不從諫之不聽雖知其必亡其如之何哉

張氏曰人情之所甚親者莫隆於兄弟兄有過惡陷於不義之地且將鉗默隱忍而不言豈所謂愛親之道哉此太康所以逸豫失邦厥弟五人形於歌詠所以攄發其怨憤之心是乃所以親愛其兄者也

詩曰。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則歌者。庸非嗟歎之不足。而爲之乎。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無垢曰。夫德者。民之心也。人君有德則民心悅。無德則民心離。太康首先卽位。見逸豫而不見德。是德爲逸豫所滅也。德滅則民心滅。民心滅則天下亦滅亡矣。嗚呼。以太康而觀堯舜。何其高哉。夫卽位而以逸豫爲心。民心已貳矣。而乃不知改悔。方盤樂遊逸。不循法度。委棄母弟親戚。委棄宗廟社稷。委棄朝廷機務。自河北畋獵。遠過洛南。及至十旬而弗反。夫十旬百日也。百日不見母弟親戚。百日不見宗廟社稷。百日不理朝廷機務。而甘心於逐禽走獸之樂。此閭巷下俚破家之子也。乃以天下授之。啓亦可罪矣。

張氏曰。祭祀之有尸。不言不爲居位而已。古人以食其祿而不能以有爲。則謂之尸祿。居是位而不能以有爲。則謂之尸位。今太康有君人之位。而不能爲君人之事。此其所以爲尸位也。先王之於天下。以憂勤享國。克成其德。今太康以逸而不勤。以豫而安憂。非惟不足以享國。且將喪其德矣。

東萊曰。自古之亡國者。大抵逸雖少而豫爲多。德者性之本有。未易殄滅。惟太康放逸不已。遂滅其德。德旣盡滅。則天下之民。咸懷二心。當此之時。自當敬省變易前非。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弗反。太康豈不惜其位。但安於逸樂。天下雖危如累卵。而猶以爲泰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

以爲有此位者。自當享此無窮之樂。故以此爲安而遠去宗國。若知之。則必不往矣。

林氏曰。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則畋于洛之南。至于百日而猶不反。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古之爲國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猶懼乎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或起於一二日之間。今太康乃自肆於遊畋。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表。以言其久。則至於十旬弗反。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無垢曰。所以因民不平之心。而距于河北。以絕其歸路。使母弟墮於草莽。宗廟社稷。朝廷機務。一旦制於他人之手。乃知非君天下之資者。必至於敗事如此。左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蓋篡之也。

孔氏曰。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無垢曰。夫莫親如兄弟矣。太康所爲如此。五弟乃至不堪而咸怨。況四海之民。於我無情者乎。撫我者后。虐我者讎。其怨當又過於五子矣。五子情懷抑鬱。意態徊徨。無以攄發。炯然見大禹之戒。一一效驗。故祖述其意而作歌。以舒寫其心耳。

張氏曰。夫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今五子至於咸怨其兄者。蓋怨之者。乃所以親之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之怨。得非親之過大者乎。苟親之過大。爲之弟者。恬不以爲事。雖怨在心。所以致其愛者。內有致愛之誠。而外無以寫其愛之之意。則五子之志。無自而見。故於是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觀其五章之中。或言皇祖有訓。或言訓有之。或言明明我祖。則其述大禹之戒可知矣。

東萊曰。想當時見太康放逸，將至於亡。朝夕在左右。諫之不聽。去之不能。只得相隨而去。以此見五子之歌。非是一時旋作。當時諫不能止。去之不可之時。已蓄積而成於胸中。一旦而發。故其言辭恭敬友愛。非驟語者所能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顧氏曰。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愼其微也。

無垢曰。祖宗社稷。以何爲本。以民爲本耳。民安則祖宗社稷安。今視民草莽蚍蜉之不如。則祖宗社稷。

亦若草莽蚍蜉之不如矣。本固邦寧。失豈虛言　又曰。夫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勿謂一愚夫婦之心。千萬人之心。同此幾也。失一愚夫婦之心。是千萬人之心皆失矣。得民心則爲天子。失民心則爲匹夫。一能勝予。豈欺我哉。且一人之徵而三失。民心積怨如此。平居無事。君君臣臣。豈敢明言怨上乎。其怨也不在語言。嗟乎。處乃在思慮包藏處。此聖人所以圖於不見之處。而不敢忘也　又曰。爲人上者。其道如何。曰敬而已矣。敬則無私欲。一皆天理之所在。而不見天子之爲貴。亦不見四海之爲富。不見賞罰利害之在我。亦不見百官有司之服役。第循天下之公理而行之。民心欲飽。我思所以豐其穀粟。民心欲暖。我思所以充其布帛。民心欲安。我思所以薄其征役。如百畝之田以飽之。牆下之桑以暖之。五畝之宅以安之。不敢以我私己有一毫害民之生理也。審如是。民視我如父母。欲揮之而不去。又何六馬朽索之足云乎。柰何不敬之言。其意深矣。

張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稱皇祖者。不忘其本而已。言而警之謂之戒。順而導之謂之訓。大禹以義言之也。故曰戒皇祖以情言之也。故曰訓。謂之祖有訓。則訓非己作也。祖有之而已　又曰。以勢位言之。則人君者。固非愚夫愚婦之所能勝也。以情與理言之。則愚夫愚婦。固有勝予之道也。蓋彼雖至愚也。有所謂怨焉。天之視聽從違。猶且因之。豈可以其愚而忽之者哉。一人三失。則所失者衆。而怨多矣。且怨出於人心。非視聽之可及。

陳氏曰。天下之民。或哲或愚。愚者固愚矣。然邦國恃之以爲本。安有愚而不能勝我哉。

陳氏暘曰。蓋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一言一動。宜因民心以爲心。我之動也。不能因民。則彼將有因民而伺我者矣。蓋民之可畏。而不可不敬也如此。

溫公曰。荀子云。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民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民駭政則莫若惠之。惠之於既駭之後。不若安之於未惠之前。故人所以馭其民者。如朽索焉。

東坡曰。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往歸。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無垢曰。此六事。常人有之。必破家敗族。名爲浮靡。爲鄉閭所不齒。一家長猶不可爲。況爲天下君。豈宜有此乎。太康於六事中。乃犯其二三。繼帝王之後。天下駭聞。所以亡尤速也。

張氏曰。荒者不治之謂也。內作色荒。殉于色者也。外作禽荒。常於畋者也。內則嬖色。外則從禽。如是則政荒而不治。此所以皆謂之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無垢曰。都冀方而君天下者。必有道存乎其間矣。陶唐之道如何。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是也。今太康失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道。而尸位以逸豫。故至於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以亂其紀綱。使羿距于河。不得反其國。都而底滅亡也。欲知有道無道。第觀其紀綱有無耳。紀綱不亂。則其人之有道

可知紀綱顛倒則其人之無道可不言而喻也

張氏曰陶唐之所以有冀方者以其有紀綱也大爲之綱小爲之紀先王所以維持於天下者未嘗不在於此今太康失道則紀綱從而亂矣紀綱亂則其滅亡無日

陳氏曰都冀州者實自唐始唐禪虞虞禪夏世都冀州而傳其紀綱今亂之則堯之天下去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無垢曰吾祖關石和鈞之法公私兩利王府無不有者不知其田獵果何謂乎典則不循王府不取而荒墜之乃故犯明訓遠事畋遊至於國破家亡使先祖血食無復四海之職貢此所以含深悲之意而歌以發泄之也　又曰漢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百二十斤矣其重莫如石禹乃通天下使同以此爲重關者通也其次莫如鈞禹乃和天下使同以此爲鈞和卽通也和以見人情兩平無爭怒之意通以見南北不異無隔閡之意

張氏曰自銖兩斤積而爲鈞石以其不能無塞也故關之使通以其不能不乖也故和之使平關石和鈞者權也權衡度量其法始於權終於量

王氏曰於石言關於鈞言和亦無深意唯文其辭耳乃欲鈞平而天下通用且大禹所爲多矣特言此者以時困之故特思而言之也

胡氏曰鈞石者權而已矣積銖以爲兩積兩以爲斤積斤以爲石積石以爲鈞是之謂五權積斤以爲

石。則不能無塞。故必有以通之。積石以爲鈞。則不能無乖。故必有以和之。是之謂關鈞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無垢曰。其五之歌。何其悲切而有志也。豈其五之歌。獨賢於四子乎。曰不然。廣唱之體當如此。其一總領大綱。言治天下當敬民之意。其二開陳不敬必亡之意。其三言不敬祖訓。而失國都之意。其四言不敬祖訓。而失天下之意。其勢至於五。不得不深悲以足其歌也。首尾相貫。若出乎一人。常留餘意。使賡者各得盡其說焉。其溫厚長者。善與人同之風爲可見也。余於五子之歌。非特見其尊敬祖先。悲愴失國之意。而又得其悲辛急迫中。尙不忘風雅。如是也。眞可仰矣。

陳氏曰。鬱陶則憂積於中。忸怩則愧發於外。

王氏曰。鬱陶憂悶也。忸怩慚色也。謂憂於我心而面顏加厚。如有慚色。以見天下。不謹其所爲。今雖悔之。其可追及乎。又曰。以禹之德在人。百世而有天下。未有過也。一世而至啓。德已不足以服人。故有有扈之戰。再世而至太康。遂有滅亡之患。嗚呼。豈非以其生長於富貴。養其情態。又有便嬖以奉之。有諂諛以導之。日復一日。浸淫而不可已。乃至於縱欲。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乎。然則非中才以上者。不可處大富貴。以其不克負荷故也。

張氏曰。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脩其身也。其下則紀綱可繼而不可亂。其上則宗祀可守而不可亡。不能如此。至於患至而後悔。雖有神智。曰惟彼陶唐。亦末如之何矣。